

紫宸博士著

神學四講

青年協會書局出版



集二第書叢年青

種六十三第

講四學神

所

版

種六卅第集二第書叢年青

講 四 學 神

有

權

每冊定價

(郵費另加)

發行者

青年協會書局

上海(○)虎丘路一三一號

出版者

青年協會書局

著述者

趙紫宸

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初版

YOUTH LIBRARY SERIES II

NO. 36

FOUR TALKS ON THEOLOGY

By

T. C. Chao

THE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Price:

Postage Extra

Dec. 1948

序

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三十週年紀念，邀我講基督教思潮，我因興趣所到，選擇了神學題目，以相周旋。教會須要有神學，中國的教會須要有中國人自發的神學。這四篇文字，是中國人在神學上的試作，研幾未熟，闕誤甚多，本不宜遂付剞劂。所以不揣譎陋，即以發表，不過是要起一個頭。俗語說，糝糠搓繩起頭難。開了始，深望基督教神學界即能施以批評，并且源源地将神學的思想與寫作湧出來。這四篇當然祇是涓涓的細流。作者接受了耶穌基督的啓示，自有生源，雖細流何妨。四篇俱以上帝在基督裏的啓示爲根基，論創世，成身，救贖，與道德的生活。篇章有限，其中當然不能詳論理性與啓示的性質與關係，亦不能講到聖靈，提及三一論，以及教會將來等等的教理。作者的思想會受何種影響，會起何種變化，文中自不能傳述，有研究的神學者當可一望而知，不諳神學的讀者，望文生義，即不知其中思想的來源，亦沒有什麼關係。文中不作引徵之詞，不假參攷之書，自說自話，祇求合於聖經，不求徒事敷陳。剛剛脫稿，作者已自下嚴切的批評，深致不愜；然而至終不改一字，即以付梓，因其大旨已定，修刪是無益的了。上帝若賜予歲月，賜予安恬的心情，則較爲有統系的神學書，應可於將來寫成；此時起一個頭，也就是了。

趙 紫 宸

於一九四八年六月五日
北平燕大宗教學院

目 次

篇一	創世論	一
篇二	成身論	二〇
篇三	救贖論	三九
篇四	道德論	五八

創世論

論 世 創

本書要簡單地說明神學上幾個重要的問題。未曾闡解之先，我們應當審查我們所用的題材，所持有的工具。題材是啓示，工具是理性，用理性來解釋題材是神學的工作。理性沒有題材是不能有作用的，理性本身，不能憑空造出事情作研究的對象，須要有題材的供給。而基督教是宗教，宗教的事實，在基督教方面看，當是超越萬有貫徹的上帝。上帝可以盡理性，理性無以窮上帝。上帝若非自己供給題材，宗教上即無有事實，無有題材。由經典的記載，教會史乘的傳敘，歷代聖衆的經驗種種方面看來，基督教神學的題材是上帝在基督裏的啓示。理性就要在這個題材上作工夫，成知解。神學是一種學問。各種學問都有所與，即都有題材，都用理性，即都憑思想去解釋所與的題材；理性認定了，接受了題材之後，不再到題材的背後去問爲什麼有這樣的供應。當然，理性可以批評題材，決定其真實與否，一到決定之後，便是作解釋。不過神學的題材是啓示，啓示是信仰所接受的，取來交給理性，命其作解釋。題材既爲信仰的對象，理性即不能對於題材下一個有無此事的判斷。理性若下一個啓示實在的判斷，至多不過給信仰幾個理由，決不能斷然地說信仰所接受的啓示，一定有或一定無有。理性若否定啓示是題材，那末題材既非真實，理性在神學上就沒有事可做的了。換句話說，在神學上，理性是爲信仰作解釋，使信者澈見所信的合於理性，而不背於理性，超於理性，而非逆乎理性。所接受的題

材，是由信仰供給的，不是自己造作的。近代的神學中有些學派昧於宗教的性質，既要講宗教，復要搜集合於科學的題材；所以在各種宗教裏找尋公有的基本事實，在人類的宗教經驗裏追求宗教的實體，所索得的是人文，而不是啓示。於是乎拒絕啓示，專講經驗，繞了很遠的圈子，所得到的祇是無實性的主觀的，不是由上帝啓示的所謂之宗教。這種宗教，異乎基督教的本質，同乎人文主義，自然主義，雖仍基督教之名，却已不是基督所垂示，使徒以及歷代教會所信從的真際了。基督教的內包既已空虛，宗教的依託，信仰的熱忱，也就因須依恃人力，而至於冷落凋零。人文是不能代替宗教的；宗教之所以爲宗教，原是因人不能自力出罪惡，得成全，須要超乎人生，超乎自然的上帝來救度，所以須要啓示，須要救主。自由主義的神學，單位教的理論，新自然主義的講解，祇能歸結於人自己。我們可以接受他們的批評與學術上的貢獻，不能隨從他們的誤解。他們將信仰當作理性，理性當作信仰，漫無限止，昧於真實，把下金蛋的神鵝宰了，還想天天得金蛋。在於我們，神學不走他們的路子，先接受啓示，然後作解釋。上帝在基督裏的啓示，綜起來說，即是基督，即是我們的題材。起點是宗教，是信仰，是接受。

其次，我們講基督教的思想，講神學，並不是在真空裏討生活。我們有我們的背景，有我們的環境。我們住在中國，住在中國，有中國的文化背景，有中國的社會環境。作講解，一方面要與這文化背景發生接觸，與這社會發生連繫；一方面要說明基督教自身的性質，補充中國文化的虧闕，供給社會的需求。中國的文化，是農業社會的文化，在思想理論與生活態度上都接近自然。中國人大都相信人類祇

有這個現象世界，以及世界上的芸芸衆生，除却了這世界與世人，更沒有超越的實際。所謂理、性、天道，都是與形式、物質合而不離的，也都是內在的，不是超越的。任乎自然是中國的大道理。老百姓依地爲生，靠天喫飯，耕田作農，娶妻生子，天生天化，在承平的時代自得其樂，在戰亂的時節聽天由命。大人先生們挂着儒家的招牌，抱着道家的態度，其上也者還是志於道，依於藝，其下也者還是昇官發財。到了今日，表面上都改了樣子，骨子裏依然滿含着道家逍遙游的精神，儒家無可無不可的情態。這樣的人最會自詡優容的大度，實收浮漂的細利，對於宗教最不在乎，對於寬大的自由主義，科學式的自然主義，藝術化的人文主義，理性化的學問主義最能兼收並蓄，五體投地地投降；而對於講啓示的基督教最不能領悟。他們自己最迷信，最會崇拜自手所造的偶像，却最不會領受超自然超人生宗教的真實，最不容易相信人格的上帝。自信不迷信的人是最迷信的，也是最怕迷信，也是毫無任何信仰的。可是現在中國文化崩潰了，種種社會制度解組了。基督教在中國倒有了良好的機會，一則因爲人比從前稍微謙卑些了，稍微要尋求信仰了；一則因爲基督教碰到共產主義強烈的對抗了。文化是不怕矛盾的，基督教是不怕反抗的，艱難的當前正是新文化，新信仰的開始。所以基督教儘可以講與中國文化中國民族性相衝撞的啓示，將強有力的新血液注射到中國人中間去。基督教所有的，是中國所沒有的，以有加於沒有，當然不必懼怕矛盾與衝突。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講啓示了。

基督教的啓示，是上帝自己所說的話。上帝一說話就是創造的表顯；所以講啓示必先從創世起，

必先提到創世論。讀者聽了這句話，不免要有點詫異，但請略為忍耐，慢慢地看下去，自然會知道其中的緣由。我們先要問，上帝什麼時候開始作啓示，開始說話的。回答是在創造世界的當際。我們若又問：上帝什麼時候創造世界？回答是沒有什麼時候。上帝自存而永存，不住在時間之內；不變不易，真性長圓。上帝是創造的主宰，即永遠長恆是創造的主宰；他既是永遠長恆的創造主，我們當然想不出有上帝而沒有被造的世界。難道被造的世界與上帝一樣地永遠長恆麼？是，也不是。第一：上帝長恆，無時無空，不入於時間，不限於空間，不旋轉於時空。其靜也為永恆的本體，其動也為創造的諸相；創造的行爲發生受造的萬有，萬有本身旋轉而為時間，萬有殊相互立而為空間，萬有含蘊於時空，時空實現於萬有。相互相轉，變化遷易，而人莫可見其端倪。創造的行爲乃是一個奧祕。上帝永恆，永恆者不變不易，而不變不易者為一切變易的主宰。所以上帝永恆，所造的萬有不永恆；上帝為主，萬有為上帝所遣使，雖有上帝，即有萬物，由主與非主而觀之，却依然是上帝永恆，萬有不永恆；萬物不與上帝並為永恆。上帝長有，萬有不長有；上帝無始終，萬有有始終。上帝則起初如此，現在如此，永遠亦如此，世世無盡。萬有則此時如此，彼時不一定如此，今日如此，明日不一定如此。上帝自足，萬物不自足；上帝自由而自存，萬有則依賴上帝而得存。上帝萬能，而不能不為上帝，不能不永為上帝。上帝萬能，却不能違反自己的本性，不為上帝，即違反自己的本性，所以萬能而不能不為上帝。但是上帝為創造之主，不能使自己變易，乃能使所造的萬有變易。上帝超時空，萬有不超時空；人不能說上帝有始，不能問上

帝起於什麼時候，却能使萬有有始終。萬有之始，爲上帝所始，萬有之終，爲上帝所終。不變不易，如何使萬有有變易，無終無始，如何使萬有有始終。人的智力有限，理知有窮，所以說須憑信仰，又所以說一能統殊，全能使矛盾爲綜合，綜合於神化之中，是謂奧祕。全能本非人所可知，本爲奧祕，全能之能，能使相反者相成，相遠者相近，相背者相接。這些話，並非虛構，若必欲找根基，則請看自己。人卽是矛盾的綜合，因爲人是一是多，是同是異，是獨是衆，是常是暫，是恆是變，是絕對是相對，是自由是必要，諸凡矛盾，合於一生，如何合一，大智莫之知。莫之知，而又爲事實，卽是一個奧祕，奧祕原是長有的，平凡的，可使人驚異，而不足以爲駭怪的。然則，我們說上帝永恆，萬有不永恆，可以不說時間而知先後；上帝在先，萬物爲後，世界非泛神之神，而上帝爲獨一超越的創造的主宰。上帝不測，萬有亦不測；上帝不測因爲常，萬有亦不測因爲無常。常者無以測其神妙，無以測其淵深。無常者，雖有定則，雖有規程，而祇能識其大概，不能決其必然如此，必然如彼，明日必然出太陽，世界必然無止境，人生必然有如此如彼的結局。萬有是一個大不測，萬有之內，無有自定自由的實在，必倚乎上帝的旨意與作爲。我們問上帝永恆，在什麼時候創造世界；我們思想所及，祇能回答說上帝不在古時創造世界，不在將來創造世界，只在無前無後，不是時間中的現在之現在裏創造世界。由人的話可說之處而言，祇有說上帝無時不創造世界。在這一剎那中，上帝創造。在無量數的剎那中，上帝創造。上帝若止息創造，萬有卽要煙消而水逝，星散而雲盡，歸於烏有了。耶穌說：『我父作工，直到如今，我也作工。』所謂安息日，乃是爲人設立的；上帝

永無止息。

再進一層，我們要問上帝怎樣創造世界。聖經裏說：『上帝說，當有光，就有了光。』創世記一章三節上帝創

造是用他自己的話。又說：『太初有話，話與上帝同在，話就是上帝。』這話太初與上帝同在，萬有是藉

着話創造的；凡創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着話創造的。約翰福音一章一至三節又說：『主的言語正直，主的一切作為，

盡皆誠實……天因主命而造，天上萬象，也由主噫氣而成……因為主說有便有，命立便立。』詩三十三篇四至九節

上帝用自己的話創造世界，就是用自己創造世界，上帝就是話，上帝的話就是上帝自己，上帝自己就是

上帝的話，聖經裏說：話就是上帝。我們再問，一句話如何便是創造呢？我們不能完全答覆這個問題，

因為創造的化工是超乎人的經驗的；我們却又可以不完全地答覆這個問題，因為我們也稍微有創造

的經驗。上帝用話創造，上帝自己又是話，所以上帝用自己創造。上帝不用材料創造，所以我們不能

解釋創造，因為我們創造必須用材料。上帝之外，並無材料。古昔的神學家以為上帝創造世界，使有

出於無，又說有不能出於無，惟無出於無。他們碰到了難題，沒有想到上帝用自己創造世界，並非有出

於無，並非無歸於無。上帝不用材料造世界，而用自己造世界；在用自己創造這一端上，我們可以講，因

為我們也用自己創造。我們固然用材料創造，沒有紙筆墨硯我們不能寫文章。我們的能事是使有

關係的東西斷絕了關係，例如使金離沙，使鐵出土，使不發生關係的東西發生關係，例如使玻璃為燈罩，

銅絲作電線，其他的物件成這樣那樣，合成一盞電燈。這是用材料，這是用材料的創造，是我們的創造，

不是上帝的創造。但是一篇文章，有我自己在那裏頭，一幅畫圖，有我自己在那裏頭，任何一種製作品，無論大小，無論簡單複雜，都有人們的心思智慧在那裏頭。倪迂作畫是寫他胸中的逸氣，人們欣賞他的枯筆淡墨，不能不見倪迂在畫裏；杜甫獨立蒼茫自詠詩，人們誦其名句，不能不視其中有乾坤一腐儒。讀其詩，可以想見其爲人；觀其書，可以接觸其爲人。人自己就在他的作品裏。這樣，上帝用自己造物，我們也用自己造物；上帝用話造物，我們也用話造物。話是思想情緒意志趣向的表達，即是自己的表達。上帝用自己造生命；我們有限量，但也用自己造生命。男女媾婚，陰陽交澤，而生子女，均多少是自己的開展，多少像自己，肖自己。化工雖神妙，我們也稍微懂得一點兒。

、上帝的話，就是上帝自己，話成肉身，就是無形無象、無聲無臭、無始無終的上帝有形有體地、充滿地住在耶穌基督之內。基督是上帝的話，上帝用話創造萬有，即是上帝用基督創造萬有，也即是基督自己創造萬有。經上說：『他曾立子爲萬有之主，又會藉子創造諸世界。子是上帝榮耀所發的光輝，是上帝本體的眞象。』希伯來人書一章二至三節 經上又說：『他是不能看見的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萬有之先。萬有都是靠他創造的，無論天上的，地上的，有形的，無形的，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都是靠他創造，也是爲他創造。他在萬有之先，萬有靠他而立。』歌羅西書一章十五至十七節 然則上帝創造萬有，是上帝全能的施舍，自己的給予，本身的犧牲。上帝自己開拓出來，成了世界，自己表顯出來，成了基督。創造是基督的活動，是聖子的作爲。我們看見了世界，便看見了上帝的神性與永能；我們覺察了內心，便瞻矚了上帝

的妙慧與恩慈。所以保羅說：『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裏。』又說：『自從造天地以來，上帝的永能與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然眼不能見，但觀察他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羅馬人書一章十九二十節

上帝的話是自己，又是自己的理性，彰而明之，就是聖子，吾主耶穌基督，表而出之，就是萬有的法律，衆殊的規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萬有之則，衆生之規，在耶穌基督裏成了一個集中點。這樣，自創世而成身，由造化而爲世，是一貫相承，一線相延的上帝的作爲。

上帝又爲什麼要創造呢？回答是不爲什麼。問爲什麼就是問目的，問宗旨。上帝是純全整一的神，自身之外，更無所有，既已純全，更何所求。既已整一，更何可以言零。既已純全整一，自無需要達到的目的；既已至高至上，自無可宗可仰的旨意。所以我們若問上帝爲什麼創造世界，惟一的回答是不爲什麼。但又果然不爲什麼麼？那又不然。上帝是上帝，不能不作上帝，不能不造萬有；爲的是上帝是上帝。本來如此，原來如此。人自己是有目的的，要後顧要前瞻，後顧有影子，前瞻有將來，所以凡事要問爲什麼，問爲甚麼是人的不純全整一，也是人的榮耀。爲要教人自己得瞭解，所以有問，問的結果是上帝不爲什麼，只是爲了上帝自己而創造世界。上帝自己是上帝的目的，是上帝的宗旨。我們可以說，上帝爲要彰顯自己的愛，爲要成全人，使人得有上帝的光榮，所以創造世界。這樣一說，就說遠了，所說的也許沒有錯，但是一問爲什麼，連來了一連串永無終止的爲什麼。上帝爲什麼造世界，因爲他要人類享受世界；上帝爲什麼要人類享受世界，因爲上帝愛人；上帝爲什麼愛人，因爲人是依照上帝

的形像造的；上帝爲什麼要照自己的形像造人因爲上帝是愛上帝爲什麼是愛因爲上帝是上帝 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問下去是不能斷的，不能斷就是不能回答的，不能回答就祇有兜圈子，繞了很遠很大的圈子，至終還祇說得上帝造世界，因爲上帝是上帝，是爲上帝自己是不能不作上帝。我們問男子爲什麼要愛女子，女子爲什麼要愛男子，我們答的時候，祇能說男是男，女是女，人是人。男女成夫婦，生子女；若問男女爲什麼要生子女，我們也祇能說其中有性，有愛，性與愛，就有這些事實。打碎砂鍋問到底，還祇是砂鍋碎了，砂鍋碎了，是一個不可移的事實，能解釋也罷，不能解釋也罷，事實仍舊是事實，人若要保存他的理性，就不能不認事實爲事實。上帝純全，在於他一切是現實，更無可以有現實的必需了。然而上帝却要人去成全他的旨意，要人服從，要人效法耶穌，並學習爲人，學習爲上帝的子女。上帝不要達到什麼目的，却又要達到什麼目的。所以兜了圈子，還是圈子，轉來轉去，還是轉到上帝是上帝。在上帝裏，一切矛盾得統一，一切衝突得協和，根本的真理，說起來是一個相反相成的反成詞。(Para-

док)

上帝造世界，上帝又造人。用話造世界，用自己的像造人。聖經裏的故事敘述上帝搏土爲人，做一個土偶，做好了，吹一口氣在土偶的鼻孔裏，那土偶便成了亞當，做了我們的始祖。這是神話，却也是真理。上帝既已造了有形有質的物體世界，又使人爲世界的一部分，他當然是一個土偶。又要他有上帝的形像，當然要吹一口氣到他裏頭去。人於是乎是靈肉一致，靈肉交戰的動物。無窮的問題要

從他生出來。上帝用話造物，用自己的形像造人，而形像還是上帝的話。耶穌基督是話成肉身，話成了形像，所以說是『上帝榮耀的光輝，上帝本體的眞像。』話可以成爲形像，也可以不成爲形像；由其成爲形像而論，則話卽有人格性；由其不成形像而言，則話卽是一個法則。所以上帝用話造物，物固塊然者也，用形像造人，人乃有人格矣。其中的分別是極微妙的。上帝先造物，後造人，先造其下也者，後造其上也者，人於是乎爲萬物之靈。諺云，人爲動物，惟物之靈，就是這個意思。人受了創造，以物爲體，有天地之塞，吾其體而成形，以心爲本，有天地之帥，吾其性而爲靈。肉體心靈，均有所由，含無窮的欲望，而全未得識，得有限的滿足，而萬事須行。有選擇的自由，此亦可行，彼亦可行，自然卽有無意走錯，有意犯法的可能，站在陰陽的分水嶺上，一失足卽可墮入黑暗的深淵。亞當夏娃所站之地，前後俱蒼茫，左右俱險阻，要立得穩，非完全依賴上帝不可，一涉違逆，卽要傾跌，而始祖竟跌倒了。上帝知其如此，所以在建立世界基礎之前，已爲人類預備下一個救法。太初就有一個預定的計畫穩藏着，直到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之後，纔向信衆顯出來。哥前二章七節太初就好像預定誰可得救，誰不能得救，所以啓示錄裏說：『凡住在地上，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載在被宰之羔的生命冊上的人，都要拜。』十三章八節太初就有被宰的聖羔。彼得說：『人的得救是憑着基督的寶血，一如無瑕疵無沾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就是被宰的羔羊，而這位『基督在創世以前，是豫先被上帝知道的，却在這末世纔向：（人）們顯出來。』彼前一章十節上帝創造人，將自己的形像給了他，是一個極大的冒險，所以上帝要付代價，要預定召選

的計畫，預備被宰的羔羊。這是奧秘，在創世以前所隱藏的，在末世所顯示的。人含蘊着上帝的形像，有自由，可順上帝，可以逆上帝。一涉於逆，遂即死亡；一犯了罪，遂即可使萬有淪胥，衆殊悲歎，羣生墮落，天地分崩。上帝預定了救法，使聖子成軀，基督舍生，所以創世的工程裏包含着救世的行為，救世的行為裏包含着創世的工程。

上帝造了人，人倒要取上帝而代之，虛空得無以復加，却又驕傲得無以復加。人竟成了一個大矛盾，最醜最美，最愚最智，最無能，不戴角，不帶蹄，不披毛，不生爪牙，除了四肢，毫無兵器，而最厲害。人又最可惡，最可愛，不墮落，好像不能往上衝。有意志的衝突，有情欲的紛綸，有理知的爭執，有權利的攘奪，男人搶女子，女子奪男人，殺弟兄，衛國家，弄得世界變了戰場，人生成爲悲劇。聖人講禮教，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驕矜；小人講享樂，一有飽暖，即思淫欲，得隴而望蜀，合縱而連橫。見他人眼中的木屑，不窺自己眼中的棟樑，殺人盈野，殺人盈城，使受造的萬物都不得安寧。至其極，人征服了自然，創造了人文，自己却做了自己的仇敵，成了自己的奴隸。提了自己的鞋跟，大力士不能離地一尺一寸，插手於腰，也不能將自己的身體舉起來。起初的時候，上帝問：人哪，你在那裏？到現在，人沒有辦法，要問：上帝啊，你在那裏？上帝的形像在人裏頭，被罪惡翳蔽了，人自己就沒有找尋得上帝。人代替了上帝，上帝隱藏了，代替品也變了樣。於是人們造出許多偶像來。人是崇拜的動物，有宗教的心情，必須有崇敬的對象，所以拜蟲豸，拜鳥獸，拜日星，拜山川，拜英雄，拜金錢，拜凶神惡煞，拜混世魔王，拜顛倒的夢想，拜千奇百怪

的偶像。野蠻的人有野蠻的人的摩洛與亞斯他錄；文明的人有文明的人的馬施與維納司。而受造之物則嘆息勞苦直到如今。文明到極點，野蠻也到極點；講理到極點，不講理也到極點。操刀者必死於刀下；原子彈就在科學家頭上逞威風。人征服了自然，自然立即反咬他的主人翁；人解放了自己，所解放的，立即成了鄴都城裏逃出來地獄餓鬼畜生。轉來轉去，儘在死的圈子裏。上帝明明在眼前，雙目炯炯的人竟不能看見，科學家不管帳，聰明人把上帝講得上帝無影無蹤；急來抱佛脚，佛脚是泥做的，情急呼天，天是沒有門的。這樣的世界，橫亘在巴別塔下，是上帝創造的呢？是人弄壞了的呢？

上帝所造的世界，變易無常，是一個巨大的不測，上帝所造的人殘闕虧虛，是一個渺茫的不了。難道上帝不能造一個更完美的世界，造一個更妥善的人類麼？上帝爲什麼造了這樣一個世界與人類呢？難道上帝對自己開玩笑麼？人們住在上帝所造的世界裏，心中不滿意，恨不得把萬有摧毀了，重新造一個比較滿意的天地。詩人奧馬開牙有詩道：

心歡哪，真願你與我和運命通謀，

抓住了這整個可憐的結構，

我們豈不要把他摔得粉碎粉碎，

然後再造一個比較稱心的世界。

不信上帝的人看着世界世人，自然祇有悲觀；相信的，却有宗教上的見解。上帝造世界的時候，看

一切都是好的善的；縱然變壞了，全能全善的主也自有辦法給他一個創造中的再造。上帝並不願意造一個惡劣的世界，且也不會造一個惡劣的世界。他自己是全善的，所要的萬有也是表彰他的美善的。在白晝裏觀看，詩人曾經說：

諸天述說上帝的榮耀，

穹蒼傳揚他的化工，

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

這夜到那夜宣布知識；

無言無語也無聲可聽，

他的量帶通徧天下，

你的言論傳至地極。

上帝安設太陽的帳幕，

太陽好像新郎出洞房。

在靜夜裏觀察，諸天有燦爛的月星，詩人說：

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

你所陳設的月亮星辰，

便說，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
世人之子算什麼，你竟眷顧他。

是的，天地是美麗的，莊嚴的，偉大的。夜間察其微，則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見其大，則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白天識其靜，則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觀其動則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觀其細則片泥隨燕嘴，藥粉上蜂鬚；狀其大則東笑蓮華卑，北知崆峒薄；稱其豔則桃花一簇開無主，可愛深紅愛淺紅。耶穌說：『你想野地裏的百合花，怎樣長起來。』至於上帝造的人呢，原來也是好的，雨工牧子曾有詩說：

亞當廣額圓其顛，挺立昂頭胸垂鬚，雙目炯炯出火星，中含智慧識神謨。
夏娃人之始祖母，豐貌妍姿祖之偶，相依相假歷生涯，愛中生涯無不有。

人縱有上帝的權能，也不能想出一個更好的世界來。

然則上帝果然不能創造一個更完善的世界麼？上帝是上帝，不能不作上帝，即不能造出一個更

完善的世界來。第一：世界是受造的，不能高出於上帝，不能相等於上帝。若高出於上帝，那末上帝要造一個比純全更純全的世界，纔可以高出於上帝。純全既已是純全，自然沒有更好的了；若能有更好的，那末純全就不是純全的了，豈有純全而更有純全之理。若是相等於上帝，那末上帝祇好造出另一個上帝來，不是這樣，即無所謂相等。上帝萬能，却不能不作上帝，上帝惟一，故不能另造一位上帝。這樣所造的宇宙一定是比純全為虧闕，比上帝為卑微，一定不是常而是無常，有生有滅，有始有終。一定

是靠得住，而又是靠不住的，是有定理而無定住的。萬有不能獨立，祇有依賴的維持託起，而有存在。人在宇宙之間，也不能自矜自持，獨立獨存，也祇有依賴與上帝交通而得生命，全因得上帝的施與而有滿意。上帝造世界，造人類，好像是一種冒險。人在宇宙之中也祇有奮鬥掙扎以成全上帝的旨意。不但如此，宇宙是人的寄慮，天地是人的工場，乾坤是人的學校。人在其中，要嚴守規則，克念順上帝的旨意，要戰戰兢兢服從所已知的善事。不墮落，則一切得其正，得其所，所謂致中和，則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若是墮落了，夏娃受了蛇的試誘，亞當喫了夏娃的蘋果，那末祇有懺悔，等待着上帝的救贖。在等待的當際，是懺悔，是受訓，是在伊甸園外流汗而耕，勞力而食，經痛苦而生育，忍受蛇傷的足趾，努力去打傷蛇的頭。創世的奧秘中，有兩個清楚的指示：第一是所造的人與物，祇有完全依賴上帝纔能成全創造的工程；第二是人類一經墮落，必無以自拯自拔，必須依賴上帝預備的救法，纔能出罪惡與痛苦淪陷與死亡。

以上所論，都是從上帝的神性神德方面看創造的化工的，都是依據聖經，由信仰方面看上帝的神性神德的。我們若是翻過來，看所造的世界，我們會覺得宇宙對於上帝的表揚。按照近代的天文地質諸種學術的指示，星系即非無量，亦幾乎等於無量，地層即使有始，亦已甚為悠遠；空間時間均難以計算。諸天如此廣大，星辰如此繁衆，萬有如此悠延，造物之主，必游心於無外，主持於無內，必無遠弗屆，無微不至。採一朵野花，取一粒塵沙，已是窮學者長期的研究，其結構何等的精細，其形態何等的奇妙。

大至無外，小至無內，上帝無不創造，無不管理。衆殊不盡，莫不有則，豈不表示無盡藏的智慧？星體流行，各有定程，萬彙同時，咸有規則，算數可量而無差於絲毫，推測可準而無離於分寸。若說天地自存，萬有自然，自存自然，豈非奧祕？若說天地受造於上帝，則上帝的智慧，豈非奧祕？兩說等是奧祕，而主張自存自然之說者，不能否認宇宙所表示的理知思想與智慧；若即此而否認之，那末自存自然，何以成其爲自存自然？若承認宇宙萬彙果有智慧爲之成全與維持，又何得而不同時默認創造的主宰的存在？所以世界自存自然固爲奧祕，似欠對於智慧的確認，不若創造之說的圓穩。理知智慧是心的表示，人格的表示。至其極，科學還須說『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這是最限度的承認。宗教則可以直截痛快地說，世界所表示的智慧，真是上帝存在，上帝創世的確據。一個元子包容甚大的力量。無窮的世界，豈不儲存，又豈不表顯無量的權能。片葉之微，飄搖於風中，如在頌讚上帝的全能；星海旋轉，豈沒有萬系的音樂，稱頌上帝的全能麼？全知全能，是無遠弗屆，無微不至的知能；既是這樣，上帝之外，更無有可以與上帝爲敵體的知能了。全世界，全宇宙，因此是統一的，祇有一主宰，一上帝，爲其造化之主。此外更不能有別的主人。諸世諸系的統一性，表顯着一個智慧，一個權能，所以說，上帝惟一，上帝全能，上帝全知，將一切上帝縮小，上帝有限的說素，全部摧毀了。上帝所造的一切，正是上帝的見證。萬殊統一，是上帝全在的見證；萬有有則是上帝全知的見證，萬般流行是上帝全能的見證，一切的一切，是上帝永存，上帝絕對的見證。

受造之物，千態萬狀，有異而無同，千變萬化，流遷而不停。有異而不同，雖父子亦無全同，所以日日新，表明上帝的智慧，不但在空間中彰著，而且在時間中顯露。流遷而不停，斷者有續，綿者得延，一切是動，一切是上帝的舉託與維持。所揭示的是上帝無休無止，永遠工作的創造。生命是動，物體是動，動則變，變則化。物理學家分析所謂物，由物子而原子，由原子而電子，電子非物，而是能力，能之所在，莫測其由。所揭示的是意志，是上帝的創造，好像說上帝意志之所向，發而為話，話發而為物為心。上帝的話出，凝則為物，非物也，心之積也，力之集也。上帝的話發，覺則為心，是心也，理之自成，力之自得也。物物相關，物物互殊，是心生的連繫；心心相照，心心內鑑，是心生的活動。心為本，物為末，所以唯物論為謬見，自然論為妄作。心物不異不同；不異，因其同出而同源；不同，因其異趨而異歸。所以上帝永生，信上帝的人也得永生。靈肉一致，互相依賴；身心殊趣，各自離分，依賴之時，世有其人，離分之後，人有其存；奧妙玄宏，不可究詰，知之所窮，信仰乃立。經上說：『上帝是靈。』惟其是靈，所以智慧權能無遠弗屆，無微不至，無物不依以存，無心不憑以在。上帝所造的世界，正表示着上帝的神靈。

上帝創造世界，世界不窮上帝，更不限制上帝。上帝若為所造之物所限制，則上帝惟有內在而不超越；上帝內在而不超越，則雖有神乎其神者存在，而所存祇是上帝等於世界，世界等於上帝，上帝即是自然，自然即是上帝。所謂宗教不過是泛神教而已，所謂生命不過是機械式的連鎖而已。但是不然，創造之主，超出於受造之物之上；上帝貫注萬有，而又超越萬有。人的創作，可以經驗到這一點。文人

著作一篇文章，文章之內，有其人在，然而文章所載，不盡其人之所有；畫家製作一幅畫圖，畫圖之內，其人固在，然而畫圖所蘊，不窮人之所藏。文人在文之內，而又超乎文，畫家在畫之內，而又高於畫。所以文人可寫一篇，又一篇；畫家可以畫一幅，又一幅。不超則文章盡之矣，畫圖盡之矣，更無新文新畫之可能。上帝創造萬有，入於萬有，而又出於萬有；以其超越，所以創造之工，日有真新。真新不能出於舊物，乃出於超乎舊物的造物之主。泛神論祇有內在，無有超越，以物出物，所以不能解釋真新，不能解釋真新，祇有抹殺真新。應作解釋，乃從而抹殺之，是愚拙的行爲。自然論亦祇有內在，祇有條理，沒有超越的實在，以因就果，以果推因，所以也不能解釋真新，不能作解釋，祇有揣測已過的陳，使其爲出新的原因。這兩種理論，祇能後顧，祇能執其有，不能通其無，祇能說定命，不能講自由。自由之道，發於意志，起於超卓；惟其超卓，所以自由，惟其自由，所以可以創造，惟其可創可造，所以有真新。我們看天地的日新，本諸身，徵諸經，加上信仰，所以知道上帝是超越的創世的主宰。上帝創新，所以宇宙有攸歸，人生有意義與價值。不然，天地就成了一部大機器，世人就成了一部小機器，一切都講不通，更何有意義之可言？更進一層講，受造之物，不盡上帝，上帝造物，而仍超出萬有，所以天地表顯得上帝的智慧，權能，存全與絕對而不能完全揭示上帝的聖善與慈愛。論者往往以爲天地表彰智慧權能，而不表彰聖善慈愛，就是上帝的有限，神性的縮小。而不知天地裏這一個缺點，正所以指出上帝的超越，上帝的不全在萬有之內。上帝的道德屬性，須要由人而著。道德在物，祇是則律，道德在人，方是實善。上帝不能與木石作交

游，不能與自然爲父子；上帝須人而彰其神德。但是人犯了罪，逆了命，內在的上帝之像既翳，內充的罪惡，復使他與上帝隔離。惡勢滔滔，延及萬殊，殺機迭起，天地爲愁，以致『受造之物，嘆息勞苦，直到如今』。毒蛇猛獸益其凶，天變運乖益其戾。雖然如此，人中間還有聖賢豪傑義夫節婦。聖經上說：『其實他，上帝，離我們不遠，』他要叫我們『尋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行傳十七章二十七節上帝至終不讓自己在世界上沒有他道德上的見證。不過人既有罪，世界益加乖戾，益加不能顯明上帝的公義聖善與慈愛。人既遠離上帝，上帝就愈加顯得超越了。其實上帝何嘗不要在世界人類中間充實他的德性？上帝並不願世界人類在尊貴的品德上有一個闕陷。祇是上帝既已創造了自由的人，人又既已犯罪逆命，就非再來一次創造，不能進他的有道德缺陷的世界人類。創造之後，人犯了罪，逆了命，就須有一個再造。『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他造的，世界却不認識他。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約翰福音一章
十至十一節

上帝的創造是上帝舍己的進入；他的再造是他親自入世，話成肉體，就是人類因信而在耶穌基督裏得到新創再創的新生命。這樣說來，上帝超越，正所以要貫注要內在；受造的世界人類的闕陷，正是要上帝親自來填滿，來補足，來救濟。創世論要成於成身論；成身論要補充創世論。

成身論

上帝用話創世，即是用自己創世，即是自己到世界上來。人墮落了，犯了罪，逆了命，上帝的聖善慈

愛不能在人當中彰顯出來；人因罪愆與上帝隔斷，也不能自力回歸上帝，再與上帝相通。上帝曾遣先

知先覺曉諭世人，其所曉諭未能充分地彰明上帝的旨意；世人也未嘗不尋求上帝，但是冥索揣摩，未能

確知上帝的神模。所以上帝要親自到世界上來，話成肉體，作充分的啓示，成再造的工程。希伯來人

書開首就說：『上帝在古昔藉着衆先知多次多方的曉諭列祖，就在這末世藉着他兒子曉諭我們。』一

二與 傳福音的約翰說：『話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

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一 十四節 無聲無臭的上帝成了有形有體的世人，就是獨生子，救主耶穌

基督。保羅論到他，曾說他傾自己，又曾說他充滿神性。『他本有上帝的形像，不以自己與上帝同等

爲僭越，反倒虛空了自己，取得奴僕的形狀，成爲人的樣式。』一 腓立比書二章六至七節 但是『父喜歡叫一切的豐盛

在他裏面居住。』『上帝本性的豐盈有形有體地居住在他裏面。』一 歌羅西書一章十 耶穌基督到世界

上來，等於上帝到世界上來，即是上帝到世界上來；耶穌基督即是上帝的話，話成肉身，即是耶穌基督，即

是上帝親自來。耶穌自己說：『你們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一 四章十

九節 上帝親自來，原要人認識他，看見他。人在物界之中，不能看見純粹的靈；不能看見，不能發啓信

心，所以他進入人體，有形有狀地生活在人的眼前。他要在歷史上留一個真跡，使歷史得意義，得成全。作書信的約翰於是可以說：『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那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這生命已經顯現出來，我們見過，現在又作見證，將原與父同在且顯現與我們那永遠的生命，傳給你們。）』翰一章一與二節

上帝成身，在耶穌基督裏施啓示，彰救法，乃是基督教的中心信條。若這一端果非事實，不為信衆所接受所宣傳，基督教便失其為宗教的所以然，或可淪為道德的行爲，却無以為宗教的信仰。人生起於奧祕，終於奧祕；宗教起於顯示這個奧祕，給人生最基本最深刻的奧祕作一個有力的有效的解答。我們認定了這一點，方始可以解釋我們的信仰。我們若信耶穌基督是上帝自己，上帝的話，成爲肉身，第一就要說明耶穌基督的先存性。就是說，萬世以前，耶穌基督已經存在。『太初有話，話與上帝同在，話就是上帝。』翰一章一節 有上帝就有上帝的話，上帝永在，上帝的話也永在，成身之前，即已存在。耶穌基督既是上帝的話，在他未到世界上來之前，自然長在。不但是約翰如此說，其他的使徒們也都如此說。保羅論耶穌，說他本有上帝的形像，不以上帝同等爲僭妄，而乃傾空了自己，入世爲人。他的論調包蘊着耶穌基督的先存性。保羅離開了雅典之後立志不講哲學，不談世人所謂之智慧，只傳『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哥前二章二節 這就是他所傳的智慧，『乃是從前所隱藏，上帝奧祕的智慧，就是上帝在萬世以前，豫定：的。』同上七節 上帝奧祕的智慧，隱藏於萬世之前，所隱而未顯的是耶穌基督，

與他的死。及至耶穌基督受死，這萬世以前所隱藏的奧秘，方始對人彰顯出來。其中所包蘊的思想

是：耶穌基督住在萬世以前。在以弗所書裏，這個思想更加明顯了；著作那書的也許是保羅自己，不然，

也是與保羅的思想一派的，他說：『上帝從創世以來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一章四節 歌羅西人書裏說

得更清楚，說『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一章十節 使徒彼得是

最先承認這一點的，曾對耶穌說：『你是基督，永生上帝之子。』馬太十六章十六節 在彼得前書裏，所說的是：『基

督在創世以前是豫先被上帝知道的，却在這末世，纔向你們顯現。』一章十節 希伯來人書的作者則簡

括地說：上帝『曾藉他創造諸世界。』二章二節 看了聖經裏這樣的記載，我們可以毫不含糊地曉得基督

教是建立在基督是上帝的一個信仰之上。基督永生，是以先存。話成肉身，所以然者，因為話已先生，

永在。成身論不能不承認基督的先存性；不承認，就不能有成身論。

人世以前先有存在的思想，在神話中有過，在哲學中也有過。由神話說，人看見一隻被宰的豬，身

上有「秦檜七世身」的字樣，指出有豬之前，先有秦檜。小說中也有神話，說岳飛是大鵬降世，沒有岳

飛之前，有大鵬先存；說梁山泊的弟兄是天罡地煞星下凡，沒有宋江吳用等以前，有天罡地煞星先存。

中國的正書上有道：『先天地生』，又有『率性之謂道』之說，若果如此，那末人含道之性，人未入世，道

已先存。在希臘的哲學裏，先存之說，佔極重的位置，人未入世，已即先存，入世之後，所知即是所憶。在

佛書裏，佛出世，佛涅槃，俱有先存，輪迴之說，尤重前生，今生，來生。人對於生，好像不能不追溯到生之前，

思想裏，骨子裏，隱隱約約，總包蘊着一個求其在先，推其在後的追尋。這樣說，耶穌基督的先存性在思想理解上不是完全無影無蹤，無印無證的奧秘。某西宣教師傾心於基督，五體投地，講道著論，却以爲先存論毫無根基，既非中國人所習知，習聞，又非科學所能指所能解。竟不知道，沒有先存即沒有基督，所講的祇是一個人，輕輕地把基督教全部推翻了。他代表了沒落的現代派，自由派。那裏知道人生最深刻最迫切的需求並不是那樣一個人，乃是話成肉身的，先存永存今存將來存的基督？又那裏知道人碰來碰去盡是奧秘，把奧秘講走了並不是能事，所講的也不是真理？上帝全能萬能，難道不能入世爲人麼？上帝永生，入世爲人，成了肉身，就沒有他的先存麼？人可以定什麼是可能，什麼是不能麼？人的理知有限，認識有限，乃能測度無量麼？若不需信仰，我們自不必多說；若需信仰，若需始於信仰終於信仰呢，我們要問何以不信上帝自成肉身，自有先存呢？聖經上所記載的何以就不合理呢？奧秘可信不可講，何以就不可承認其爲可是可有的呢？沒有宗教信仰與經驗的人，與夫自作聰明而淺識的人，真是瞽者不能叫他看文章，聾者不能叫他聞鐘鼓，烏可與談宗教之所以爲宗教的道理？上帝在基督裏，話成肉身；當然是以無量入有量，以絕對入相對，以永恆入暫時，以不變入無常。其人必有所傾空；所以保羅有耶穌基督傾空自己之說。話成肉身，本性不滅；所以保羅又有神德充充滿滿地居住在耶穌基督之內之論。凡爲時空所限之性，自必在變遷的世界傾而空之；凡爲現世界所必需，所可有之性，自必在人生之中充而塞之。上帝成身，當然不能於成身之時期，在限制中有全權全知

全在的神性；此等屬性，在上帝自爲限制的人身中，當然是傾而空之。同時，在人生之中，經過試探，閱歷痛苦，受到訓練之後，聖善與慈愛，當然可以實現於品格之中，至於充而塞之。保羅說，傾空是基督入世之始，論充滿是基督成功之後；二者俱不可虧。上帝在全世界，又超越，又內在，即有全知全能全在絕對的尊嚴。在有限的一個肉身之中，自即無此尊嚴的俱來。而上帝完全自存，完全超越，却又完全在基督之內成身。且人類所需的乃是上帝的聖善與慈愛，宇宙論上所說上帝的屬性既已彰著，自非問題。聖善與慈愛若能成實於人生之內，那末救法遂可完成。傾空是傾空上帝超玄的屬性，如全知全能全在絕對之類；充滿是充滿上帝道德的屬性，如公義聖善慈愛犧牲之類；傾空爲成身之始，充滿爲成身之終。始則受限制，終則經訓練。成人則全乎傾空，昇天則全乎充盈；中間的歷程是上帝再造人生的化工。

上帝成身，既入人生，即受人生一切的限制。上帝自願成身，即自己限制自己。上帝既入人生，自即完完全全地做人，經歷人所經歷的，承受人所承受的，絲毫不推辭，分寸不殊異。所以耶穌基督在世，完全是人，無有任何超乎人的特殊權利。所以他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希伯來四章十五節非但如此，他所經歷承受的至深且刻，澈底地嘗到人生的痛苦，擔負到人生的擔子。

他『在肉體的時候，既大聲哀哭，流淚祈禱，懇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誠，蒙了應允。』他雖然爲兒子，還是因爲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他既得以完全，就爲凡順從他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源淵。』希伯

來書五章七節八節 他『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書二章八節 上帝成身

做人，是澈底地做人，受人的限制，不超越人的限制，更不享有任何超越人的特殊神權。或有人要問，他是聖靈所覆，童女所生，以上帝爲父，不以人爲父，與人特殊，所以能成聖成神。他既爲童女所生，自然不完全是受人的限制，不澈底地作人，自然仍享超越於人的特殊神權，不可與人同日而語。他非由情欲而生，當然可以成全純善，我們均由男女情欲而生，當然大異，非犯罪不可。這一問是合理的。童女所生，非彼得約翰雅各保羅所言，僅有馬太路加的記載，所載又互相出入，容是神話，容是傳聞。且馬利亞亦爲父母所生，曾帶情欲之性；馬利亞父母亦爲父母所生，曾帶情欲之性。耶穌基督既有完全的人性，自不能免於情欲之性；有情欲始是眞的人，沒有情欲，不得爲眞的人。有情欲始能『受試探與我們一樣』，沒有情欲，不必由學習順服而達到純全。且上帝創世，造男造女，命其好合，視好合爲神聖尊嚴的奧秘，且是『極大的奧秘。』以弗所書五章三十二節 豈有成身而不經此奧秘的歷程。耶穌基督的人性不能有所虧闕，是以童女所生的故事，祇是一個美麗的神話，其主旨在於說明耶穌基督以上帝爲父，不帶原罪，不在於說到耶穌基督人性的虧闕。無論如何，上帝成身，入世爲人，是十足地澈底地爲人，受人所受的一切限制。

上帝成身是創造中的再造，所以聖經稱耶穌基督爲第二個亞當，爲新人類的始祖。羅馬人書五章十二節至二十一節

哥前十五章四十五至四十九節

亞當所經，耶穌基督亦須經過，但要不犯罪。這就是說，耶穌基督必須事事與人相同。

在知識方面，他生無全知，生無所知，似無生而知之的表示。他的知識是學習而得的，與人不異。聖經上說：『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並上帝和人喜愛他的，都一齊增長。』路加二章五十二節 他與人無異地經歷生長與發展的過程。在歷史裏，在時間空間裏，他的思想知識，都始則受社會環境、時代傾向的限制與影響。上襲律法與先知，下同風俗與時尚。不過他天資聰明，稟賦醇厚，能學而自發，行而自超，集律法先知的大成而遺其渣滓，挹其菁華，蒼萃於心，而發為獨特整全的見解；隨風俗時尚的要求，而式飲式食，超繩墨而中繩墨，經塵染而不沾塵染。既擇善而固執之，復遇誘而拒絕之。他自己說：『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獨父知道。』馬太二十四章三十六節 他所知的，不是全知；他所知的，甚深且奧，因為他天資聖明，又與父有不間離的同在。決定大事，他要『禁食四十晝夜』。馬太四章二節 要上山『整夜禱告上帝』。路加六章十二節 要猶豫，要呼籲，要流『汗像大血點』一樣。路加二十二章四十四節 在身體方面，他生長，他軟弱，他要睡眠休息，他要飲食動作，在雅各井上向撒馬利亞婦人要水喝。翰四章七節 在苦路上背不動十字架。路加二十三章二十六節 在十字架上氣絕血流而至於死亡。他工作一息不懈，有『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的心態與力量。威而厲，他以繩為鞭，驅逐賣牛羊鴿子，與兌換銀錢的人出聖殿。翰二章十五節 馬太廿一章十節 怒而詈，他稱法利賽人為假冒為善的惡人。馬太二十三章三至三十一節 悲而憫，他為馬大馬利亞的悲哀而流涕，為行將淪亡的耶路撒冷而痛哭。翰十一章三十三至三十五節 路加十九章四十一節 溫而婉，他可憐用膏膏他的女子。路加七章四十至四十七節 他祝福雜亂聒噪的小孩子。馬太十九章十至十五節 他有健全的體格，也有熱烈豐富的感情，有各方面的交際朋游，

也有極莊嚴極恬靜的胸襟。他完全是一個人。在精神道德方面，他有堅強不移的意志，有上帝的同在，與上帝絲毫不隔的密切的連繫，有精嚴的祈禱，有聖經的誦讀，有孜孜不倦的工作。一言一行，一舉一止，都是要成全上帝的旨意，信賴是純全的信賴，勞瘁是盡力的勞瘁。翰四章三十四節路加二十二章二十四節他言上帝之言，行上帝之事，在做人的歷程之中，無瑕疵，無指責，毫無罪愆。希伯來書四章十五節他有至深至純的上帝意識，說『父比我為大』，又說『父與我同在』，『父與我合而為一』，『父所有的，都是我的』，『父與我為一』。翰約福音十四章二十八節十六章三十二節十七章二十二節十六章十五節十章三十節他與上帝關係的密切，是我們不能透入而了解的，他從上帝裏出來，要與上帝同受尊榮。翰十七章二十八節五章二十三節上帝是愛，他也是愛，愛人也愛仇敵，知與言，言與行，無不一致。但他既是上帝的話成爲肉身，受人一切的限制；他的造詣，自必爲學習奮鬥的結果。他的成功，立信立德，表示了上帝的真本，上帝的形像，使我們感覺得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祇有深深的驚奇，深深的敬嘆。

成身的基督完全是人，但亦完全是神，是上帝。是人，這可以懂得的；又是上帝，怎樣講呢？既說成身，當然是在歷史之中，世界之上，有時空的限制、變遷的經歷。在這種情狀之下，他的神德當然有別於超玄的屬性，不全知，不全能，不全在，不絕對。成身而神當然是品格方面，道德方面的神性。耶穌基督做人的生活，盡人的分事，歷經試探，毫無罪愆，因無罪愆，所以真性圓湛。這個真性即是神性，顯示出來，則有自存的永恆，亦有至聖至善純慈純愛的整全。至聖之謂神，則耶穌基督即是神；至善之謂神，則耶穌基督即是神；純慈純愛之謂神，則耶穌基督即是神。若說上帝是聖愛，聖愛是神性之本質，那末耶穌

基督既因學習順服而保持至聖至愛，發揚至聖至愛，當然完全有神德有神性。此性與人性連合，即表示耶穌基督是神人，是人之子，亦是上帝之子。在上帝奇妙的安排之中，一切條件，無不齊備，一方面有艱難痛苦的歷礪與嘗試，另一方面有合適的時代，相當的環境，良好的遺傳，充分的機緣。沒有艱難痛苦試練引誘，耶穌基督無以經歷為人的實際；沒有相宜的時代環境遺傳機緣，他亦無以透發為上帝的真本。他在第一世紀之初的猶太，為約瑟馬利亞的長子，家裏有宗教的虔敬雰圍，國內與宇內有救主出生的需要與期待，上可以承先知的緒業，下可以開新紀的鴻圖，冥冥中有上帝的護持，攘攘中有衆生的企望。他乃獨立蒼茫，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可以特起而顯示他純全的神性。設若其母為盜娼，其國無宗教，其時無需求，時代不成熟，他的神性又如何表顯。但是上帝創世以前，預有隱藏的奧祕，直使人神際會，乃有耶穌基督。我們閱讀歷史，尋繹經典，深歎觀止，祇有無量的讚美，無盡的驚奇。

人的本性與神的本性，在耶穌基督裏合而為一，有統一性，無離貳的狀態。古時神學家在兩種本性上做了不少文章，起了無數的爭辯。他們的邏輯沒有辦法，他們的社會與哲學背景，亦使他們沒有辦法。有的說耶穌之內有兩個意志，兩重品格；有的說他完全是上帝，歷史的耶穌是假託的；有的說他完全是人，上帝或是附在他身上的，或是他由人而達到道德品格，並非真是上帝。或說同性，或主同質，議緒紛繁，莫衷一是。他們的時代與背景，他們的思想方式，理論要求，都早已過去了。在我們，邏輯不能以死範疇籠罩生活，更不能以同異律限制無上的生命。我們祇須認定事實，執持信仰，直說耶穌基

督是上帝的話成身，爲人，亦爲神，真是神人。我們可持內外兩種觀點。由內性方面看，聖經所記載的耶穌基督，使徒所傳的聖主獨一子，沒有露出絲毫的性格上的不統一來。依據着經典，我們祇有承認耶穌基督性格純全的統一。由外表方面看，我們察見耶穌基督純愛的行爲，整全的克己，完備的犧牲，無瑕疵無沾染的良善。他聽見上帝稱他爲愛子；他吩咐門徒信衆跟隨他，服從他，他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是他所有的。馬可一章十一節路加九章二
十三節馬太二十八章十八節凡他所言所行，都明示他自己的神性，也都顯示他人神本性的融洽與統一。話成肉身，上帝住在人內；是上帝是人，內外一致，表裏無貳；內無觝觸，外無破裂，裏自圓湛，表自莊嚴。我們知道一切基本都是奧祕，我們不能否認奧祕，祇有向着神人，頂禮讚嘆，欣樂頌揚，將榮耀歸於上帝。

成身的意義是啓示，是要完成再造人生的救法。上帝要將自己的本性，與夫對於世人的旨意，清楚地澈底地告訴人；也要叫人知道人可以達到何等崇高的地位，歷史有何等的意義與歸宿。成身的話正如淵默的雷聲，宣告着上帝的愛。『從來沒有人看見過上帝，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翰一章
十八節耶穌基督作了上帝的啓示，宣說上帝，不但是無量的智慧與權能，更是無量的聖善與慈愛。他的啓示，作了塊然的宇宙所不能作的；宇宙既有天地以生物爲心的表示，復有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的表示，兩相抵消，無有定準。耶穌基督則不然，在宇宙之內，羣生之中，啓示出上帝純全的聖善與慈愛來，因而完成了宇宙的意義，歷史的期待，與夫人生的當然。他站立着，顯出思想情態言語行

爲的一致，在啓示中總集一切的價值與歸宿。在啓示中，他指出上帝要宇宙得到所等候的救度，要歷史得到成全上帝創世之旨的引導，要人類重生，在聖愛之中，歸回上帝，而受上帝的恩典與尊榮。所啓示的上帝既是聖善純全的愛，萬有的總歸，歷史的目的，人生的究竟，當然是在此聖愛之中，有一個美善的完成。同時耶穌基督又作了人應當有的尊嚴的啓示。所啓示的宣告着人應當如何信賴上帝，如何懺悔順從，如何籲求崇拜服務犧牲，如何克制自己，如何建立品格，如何得到靈力的充沛，如何與弟兄和睦，如何奉獻全心，如何努力奮鬥以完成上帝的旨意。因了所啓示的，人可以知道罪惡的可憎，天恩的浩蕩，與夫得救的道路；又可以看見人的標準，人的模範，人所得的力量與權能。在啓示裏人看見了墮落的苦痛，立德的榮耀。話成肉身，有形有體，有聲有色，是上帝在耶穌基督裏與人說話；啓示就是上帝對人所說的恩言。上帝告訴人，他自己是怎樣的，人應當有的，自己又是怎樣的。上帝不說，人在罪惡的昏翳之中，即無以知道上帝，認識上帝，亦即無以明白自己的地位與究竟。上帝不親自說話，更無可以說話的；宇宙不能作這樣的啓示，聖賢從來沒有作過這樣的啓示。上帝的啓示必須從上帝來，不能從別處來。諸衆世界，無此恩言；既無此恩言，則恩言必然從超歷史超自然超人生的上帝那裏來。人的尋求冥搜，上至星系，下至微塵，外至軒輊的乾坤，內至潛在的意識，都找不着耶穌基督所啓示的上帝，也都找不着耶穌基督所啓示的人範，因為啓示是從上帝那裏下降的。啓示來到即是上帝從無所之所，無處之處的來到，是上帝親自所說的話，人必須聽，必須信，必須從；不聽不信不從，人便不得任何

的眞實，淪於空虛，至於死亡。而耶穌基督就是上帝從自己裏發出來的話是成身的有形體有聲色的啓示。

然則上帝既有清楚的啓示，芸芸總總的世人爲什麼還好像沒有聽見呢？上帝臨在，祇在咫尺之間，人爲什麼不與他相遭而竟失之交臂呢？聖經上最傷心的話是：『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他造的，世界却不認識他；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翰一章十一節 罪污的眼睛是翳蒙着的。泰山立於前，有人看不見，雷霆震於上，有人聽不見。爲什麼呢？因爲上帝是一個馬槽裏的嬰兒，是一個拿撒勒的木匠，是一個無財無勢無權無能的凡人。上帝成身，不是要彰顯他無上的光榮，不是要表示他全能的威權，不是要鋪張他豐盛的富有，乃是要經歷世人的苦難危險，表垂他自己的至聖純全的慈愛。上帝要將心揭開來給人，也要人將心交託給他，作一個相互的託付。上帝若帶着權能來，誰又能抵擋他呢？誰又能將他釘死在十字架上呢？他不死在十字架上，誰又能窺見聖愛的極致，上帝犧牲的頂點呢？上帝創世成身盡是上帝舍己的行爲；惟其舍己所以成身入世，不帶權能光榮來。況且上帝若耀武揚威而來，誰不怕他呢？因恐怖懼懼而順服他的，不是眞的順服，不是眞的悔改，不是眞的愛良善；因爲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上帝帶了全能來，轉瞬之間全世界全人類都歸服了他，全世界機械式地統一了，全人類成了無數的機器，有什麼意思呢？換湯不換藥，改面不改心，有什麼裨益呢？上帝若顯財富，那末人們拜他不等於拜瑪門麼？上帝若顯美貌，披錦繡，唱清歌，愛他的人不等於游冶浪蕩的

人麼？上帝果然是全能全富，盡善盡美的，然而他祇啓示心態，啓示品格；因為他是上帝。上帝的啓示是在他受苦難，歷死亡，尊重人的品格，人的自由的行為裏顯給人。他不強求，不壓迫，『不喧嚷，不揚聲，也不使街市聽見他的聲音，受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燭他不吹滅，他按真理宣傳實際。』

他的來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超乎人所想像的。他要人自願信受他，接待他，遵從他。他用最遲緩的方法救世界。他要用最澈底的方法救人類。最遲緩的方法是最快的，最澈底的方法是最高功的。勢利眼，情欲心不能看見他；祇有清心的人能覷看見他。馬太五章八節上帝作上帝的啓示，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上帝不作非上帝的啓示，不能但識目標，不擇手段。世界在罪惡的翳蔽之下，看不見上帝成身的啓示，却成全了上帝的奧妙的旨意。上帝呼喊說，聖子的事已經成全；啓示是全備的啓示，誰來傳述解釋這個啓示呢？『我差遣誰呢？』

耶穌基督，上帝成身的話，被人釘死在十字架上。這是萬世以前所隱藏的奧秘，如今向着信的人顯出來。永生的上帝真的死了，親自死了。死是肉身所必經的，既成肉身，終必有死。但是耶穌基督的死，接連着復活，充滿滿，全全備備地成全了成身的意義。他不是自然而然的死，乃是被人釘在十字架而死的，更是自願被人釘死的。他說『我父愛我，因我將生命舍去，好再取回來。沒有人奪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權柄舍了，也有權柄取回來；這是我從我父所受的命命。』約翰十章十七節惟其如此，他作成了救法；作成了救法，所以他完成了成身的意義。他舍去了生命，又將生命取回來，從死裏

復活。死裏復活也成全了啓示的意義。永生的上帝，永生的聖善與純愛，不能見毀滅，不能歸朽壞。愛的失敗就是愛的成功，愛是因死亡而生存的，因失敗而勝利的，是真實不虛的生存，絕對可恃的勝利。

復活之後，耶穌基督又昇高天，坐在全能者之右邊。升天是歸回，有出必有歸，是完成，有始必有終。受死復活升天，然後聖靈降臨，教會成立，天國揭幕。創世再造，在全備的成身事蹟裏，完全將整部的工程顯露出來。成身之中，包蘊着創世之始，末世之終；標準的建立，審判的宣佈，無絲毫的虧闕，無涓滴的遺漏。過去在其中，現在在其中，將來在其中；宇宙的所以在其中，歷史的歸結在其中，人類的究竟在其中，一切的一切都在其中。上帝超自然超歷史，合古今當來而超古今當來。上帝成身進入人間，進入歷史，給了一個歷史的決定，佔了一個人間的地位，耶穌基督乃跨立於兩個世界，又超又在；在成身全部的工程，爲已成，垂成，將成的生活中心。在於他古昔的人，可以與他同時，現在的人，可以與他同時，將來的人可以與他同時。他是後顧前瞻，今有永存的真實，純愛的救主，一切豐盈的生命。利欲蔽心，我見翳目的人，見了他，當面錯過，不能認識，聽了他，過耳飄忽，並未知道。凡是謙卑追求的人，信仰服從的人，都可以與他同時並存，心心交感，直接與他相往來，受他的恩惠，得他的扶掖。耶穌基督在世的時候，使徒們與當代的信衆親眼見過他，親耳聽過他，親手捫過他，與他同時並存。我們現在，因爲成身全部工完，永存永動，全備無遺，也可以與他同時生活；眼雖不見，靈眼可見，手雖不捫，靈心可通。他是活的基督，既超而入內，復出而歸回，能與萬世萬代的人相交觸相感應。信的人今日見他，可以比不信的人當他

在世的時候，見得更真，知得更切。因為「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上帝的兒女。

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不是從情欲生，也不是從人意生的，乃是從上帝生的。」翰一章十二至十三節

上帝的話成身，我們見他是耶穌基督，他的榮光是父獨生子的榮光。我們又如何用我們的話作答覆，作解釋呢？上帝的話，向着個人說，須由個人聽，直接玄密，他人不能代聽，即使聽也聽不見。上帝

向誰說話，誰就得聽，就得從，就得回答，他人聽不見，猶如聞耳鳴，聲響清楚，不能問乙聽見與否。世界上沒有純粹的個人，宗教上却有純粹的心靈，有獨對獨，一對一的事實。在人之內有親覺親知，他若不發表，

或不肯發表，或不能發表，就是父子夫婦至親至近的人也不能透入而得認識。人之內有一個獨，祇有上帝知道，祇有上帝的話能將其喚出，使其改變，命其服從。所以個人對於上帝的話，祇能由自己作答

覆，他人不能代替作答覆。上帝的話，早已在成身的話裏明揭示，所以上帝對人說話，人可以分辨，合於成身所示之真理的為是，不合於成身所示之真理的為不是。不是的，即不是上帝親自所說的話。

所以上帝成身，人乃得有上帝清楚的直接的指示與呼召，教訓與命令。個人的回答亦須合於成身的話。上帝的話或逐漸地臨到，或猝然地臨，充滿了決定。人的答覆即是一個決定。人是有罪的，迷蒙

的，性中上帝的形像已經模糊不清，所以上帝猝然臨到，人即不知所措，不知如何答覆，且亦不能答覆。上帝所要的是人的服從，人的交託；人若服從交託，上帝自會感化，使他看出一個清楚的答覆，一個合乎

上帝成身之旨的決定。在這樣的決定性的當際，人就得了真實的生活與生活的意義，人就真實地生

活了，因為人的自須得上帝給予之而有真實，不然，人是虛空的，流變的，暫時的。

人又是羣，又有社會，又須集合起來共聽上帝的話，共為上帝的話對自己對大眾作解釋。共同的答覆，須是共同的解釋所結構。上帝的話，既已成身，信他的人中間，應當有思想家，神學家為其試作講解，以為宣傳，以為提醒。宣教的人，不能沒有神學，雖說不要神學，沒有神學，一開口，一說話，即是說明，即是神學。所以不可不慎，不可不求，不可不有理論，不有講究。話成肉身是耶穌基督，耶穌基督是吾基督教的根本，所以話成肉身這信條是吾基督教的根本信條。上帝的話，由上帝自己說，載在聖經之內，印在信徒之心，留在教會之內，亦由上帝的靈親自作解釋。『真理的聖靈來了，要引導你們進入一切真理，因為他不是憑自己說的，乃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他們。』翰十六章，耶三十三節耶穌基督『要從父那裏差保惠師來，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他來了就要為我作見證。』十五章二節『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說，他要將所受於我的，告訴你們。』十六章十五節聖靈要住在聖徒心裏，哥前三章十六節也要住在教會裏，就是信眾的聖團裏，續為上帝成身的話，向信徒與世界宣說。話在耶穌基督裏成身，也要繼續地在教會裏，就是『基督的身體』裏逐漸地成身，耶穌基督的話，要由教會承繼宣說。而教會所說的，乃是仰聖靈的感動，承上帝的召命而有的講解。有教會的講解，所以有神學；所以有教會，然後乃有神學；沒有教會就沒有神學。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既是基督的身體，又有聖靈居住其中。以弗所書十二章二十

節二 上帝的話就存在其團集的生活裏，使其成為耶穌基督升天之後，繼續發展的成身，繼續宣揚的恩典

與真理。所以教會要根據聖經，供給神學。神學是上帝的話的解釋，由人用理知闡發的。上帝的話沒有錯誤，純是真理；人的了解有限，人的理知，有錯誤，所以神學常要受一時一時的修正。理知並不產生上帝的話，上帝的話，啓示在耶穌基督裏，記載在聖經裏，是理知接受的所與，是理知的題材。理知若出了範圍，在萬有裏，在人心裏找上帝與上帝的話，造成了人文主義式的宗教思想，理知就弄錯了。理知自以爲萬能，以自己爲中心，結果必要落空，必要說上帝不存在，所找着的不過是人的影子，心的幻象，下意識裏提出來的不馴的野東西。上帝是從上帝而來，超乎萬有超乎人而來；上帝的話是從上帝而來，超乎萬有，超乎人而來。人信受之，以爲所與的題材，而對於自己，對於大眾作解釋。

有教會然後有教會的事工，有教會的事工，然後有教會的解釋，有教會的解釋，然後有神學。神學所講的是耶穌基督，是上帝成身的話。起點是信受，是崇仰敬拜，是全心的奉獻。神學既講耶穌基督，就當知道所作的是一件矛盾並存的工作。基督是基督自己的解釋，此外更無解釋，而神學又須作解釋；這是一個根本的矛盾。理知不能講，理知又須講；理知不能批評，理知又須批評。耶穌基督是獨特的，抵抗着一切的歸類，而不歸類，理知又無從措手足；耶穌基督是長新的，不能用歸於舊有任何種類的辦法來講；而不入於舊，理知又無從進一尺一寸。因此理知祇有自認矛盾，在嚮盾譽矛的言詞範圍之內，作必須作的講解。聖經裏，我們看見福音書翰的作者，受聖靈的感動也是這樣作。約翰福音用『話』的一字說明上帝。『話』是人所知道的，似乎是已將上帝歸於一類。話是人所舊有的東西，用

「話」字，即將新的歸於舊的一類。且用「話」字既合於創世記，詩篇，智慧書的舊講，又適於希臘人素習聽聞的舊解。若說聖經是上帝感動人寫的，那末上帝大有慈憐，自願在極有限的言詞中，對人說話，使人接受他的恩典與真理。聖經既如此講解上帝，神學家受教會的託付，發教會的蘊藏，也可以繼歷代使徒聖哲的緒業，而用極有限制的方式來宣說上帝的恩典與真理。「話」是最好最精的言詞。話成肉身，有形有體，彰顯的是上帝，啓示的是人格。人格亦須歸類，以新入舊。神學家無法稱耶穌基督爲聖爲賢爲英雄爲豪傑爲天才；因爲耶穌都是，而又超乎這一切範疇。在這裏，聖經裏又有一個指示。希伯來人書的作者對猶太人講耶穌基督，切要猶太人得知解，所以稱他爲祭司。但將耶穌歸於祭司一種，是不倫不類；歸類則無法講，不歸類則亦無法講。因此希伯來人書作者又將耶穌基督歸於永生上帝的祭司「麥基洗德的等次」。麥基洗德生不知其所從來，死不知其所終，似一個影子，一段神話，自非一類；作者將耶穌基督歸其等次，真是最好不過的；因爲這樣一來，等於歸類，亦等於不歸類。見創世記十四章十八至二十節又見詩篇一百一十四篇四節歸類則可作講解，不歸類則可表示耶穌基督的獨特。聖經上的記載似乎告訴我們說，對希利尼人講則用希利尼人的言詞，對猶太人講則用猶太人的範疇。聖徒講福音，著神學，原應當如此。聖保羅最能作講解，最有獨創的神學；但是他也能說：「向猶太人，我就作猶太人，爲要得猶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雖不在律法以下，還是作律法以下的人，爲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向沒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沒有律法的人，爲要得沒有律法的人，其實我在上帝面前，不是沒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

在律法之下；向軟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爲要得軟弱的人；向甚麼樣人，我就作甚麼樣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哥前九章二十至二十四節上帝無量，但是向着人就作人，就有話成肉身的啓示，在耶穌基督裏賜予人充滿的恩典與真理。時候到了，我們中國的信徒應當向同胞向國人爲耶穌基督作宣傳作解釋。我們要用什麼樣的言詞，要循什麼樣的方式呢？上帝話成肉身，臨到全世界，也臨到我們，我們要宣說，要講解，要神學。我們若不傳揚，若不發聲，看哪，石頭也要呼喊起來了。

救贖論

救

贖

論

上帝以話成身，旨意是要作成救法，藉以救度世人，俾得回向上帝脫離罪惡與死亡。罪惡是什麼？從何而起？爲什麼人在罪惡之中不能自拔，而必需上帝的救贖呢？罪與惡，常連在一起說，道德上的墮落謂之罪，人生上的虧欠謂之惡，二者相連而不全同。有罪必有惡，有惡是否必有罪，乃是一個須要研究的問題。在中國思想中，論到道德，人多提惡，少提罪，以惡爲道德上的虧損，不以罪爲道德上的墮落，往往善惡並提，以彰其相對，如老子所謂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不善卽是惡，不過是相對的性態。中國人提到罪，往往是犯法犯忌的意思，例如諫諍之臣，上封事，進奏章，說自己『死罪死罪』，並非自己真有道德上的潰敗；又例如甲無心觸忤乙，而有了觸忤的舉動，便說『得罪得罪』，請求原諒，並非自己真有道德上的虧欠。不過有時罪與惡互相通用，例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獲了罪，卽是作了惡。勸人爲善，不提罪字，而說『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萬惡淫爲首，百善孝爲先』，以惡對善，不以罪對善。人犯了法，作了奸犯科，纔說是犯了罪。爲不善者不是罪人，而是惡人；犯法者，不稱之爲惡人，而常呼之爲罪犯。虧德爲惡，故惡從心，由於意志，發於內；違法爲罪，故罪從非，由於行爲，形於外。基督教論罪惡，不作如是觀。罪是違逆上帝的心態與行爲；違逆上帝固然是違逆了上帝的旨意；違逆了上帝的旨意，固然是違逆了上帝的法度；但是在根本上是違逆了上帝自己。違逆上帝，一方面是害心

逆性，一方面逆天抗命，二者都由亂用自由，誤作選擇，都由於意志的傾向於邪途。罪成事實，本性遂虧，本性之虧，便即是惡。所以惡之爲惡，由於有罪；異乎中國思想上所指罪由於惡的那種看法。若說罪由於惡，那末惡由於什麼呢？基督教的神學上論到罪，原於始祖亞當夏娃的違逆上帝，由是而作成的墮落。所以爲罪字下定義，可以說罪即是違逆上帝。推而論之，又可說自私自大謂之罪，違天抗命謂之罪，在己則墮落謂之罪，對人則淫殺貪狠謂之罪，一切惡心惡行均謂之罪。

罪與惡雖然相連，却有差別。在於人，罪是惡之因，惡是罪之果；有罪，然後有人性上的虧損，有身心上的苦惱。在於物，也有惡，不過上面已經提到有罪必有惡，有惡是否必有罪是一個問題。物界的惡，有物與物之間彼此的相殘，有物加在人身上的痛苦；殘害與痛苦都是惡。例如毒蛇猛獸害蟲腐鳥，都彼此殘害，都能殺人，又如洪水旱陽山崩地震海啸陸沉颶風巨雹等等都有害於人。這些都是惡，而不得謂之罪。哲學上神學上，所以有自然之惡，人爲之惡的區別。有惡必有殘，必有痛苦；所以痛苦亦可當作惡看。人爲之惡就是罪孽，自然之惡僅爲災禍與痛苦。在人的經驗之中，罪與惡，惡與痛苦是環結繫連的。人是靈肉合體，心物互滲的存在者，罪與惡，影響到心靈，也影響到身體，生出精神的痛苦，也生出身體的痛苦。人的罪惡，可以引起物的災禍；例如斬伐森林可以召水災，不講衛生可以成瘟疫。物的災禍，可以引起人的罪惡，例如兩個部落同要避害，而爭取佳壤，由是而殺人盈野；一個國家感覺得土地的窄隘，出產的不足，原料的難得，要求增益，就要肆陵侵，發戰爭，攘奪他國的財源。罪與惡相連，

人與物相，糾災禍頻，仍爭攘迭起。推本窮源，人乃要，問有罪必有惡，惡亦必有罪，麼？有自然之惡，必有人爲之惡隨之；有人爲之惡，亦必有自然之惡隨之麼？設若人不犯罪，違逆上帝，物界之中，就沒有災禍麼？聖經裏好像有這樣的指示：中國的舊思想也好像有這樣的指示。君王有道，就有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現象；宰相秉正，就可以變理陰陽，調和萬物。中庸竟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人而盡性，竟可以參贊天地之化育。換一句說，人而爲善，天地就可以無惡，自然就可以馴良。中國的舊思想是主張陰陽調協，人天合參的，是一種自然人文主義。聖經不作這樣的主張，所指示的是：上帝創造了亞當，要他『管轄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與昆蟲，並管轄全地。』創世記一章二十六節亞當犯了罪，在上帝面前墮落了，遂致被逐，大地因此而受了咒詛，成了禍災。三章十七至十八節聖保羅在羅馬人書裏，也似乎有這樣的看法；他說：『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衆子顯出來，因爲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上帝兒女自由的榮耀。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嘆息勞苦，直到如今。』羅馬人書八章十至二十二節換一句說，人有罪惡，所以物有禍災，人若完全回向上帝，宇宙中就沒有自然之惡了。然則惡果必有罪，果全因於罪麼？本文無暇及此，著者無力及此，祇得等待有大智者的解釋了。

罪與惡，對於人是一個極嚴重的問題。許多有思想的人爲了不能解答這個問題，就不肯做基督徒，丟失了對於上帝的信仰。許多人因此而悲觀厭世，因此而放誕胡行。還有許多人竭心殫智，想解

決這個問題。解決的方法不少，却沒一個給人一個滿意的答覆。科學對於這個問題置之於範圍之外，不問不聞。哲學則議論紛紜，莫衷一是：一元論確在一個根本的矛盾上，或說惡是善的過程，本無實性，或說世界是可能最善善的世界了，人即須樂觀而努力就是了。二元論主張善惡永遠並存，說似未說，講如未講。自然論說善亦自然，惡亦自然，在於自然本無善惡之可言，唯物論定命論都無異議。道德論呢，或主享樂，或主功利，或說價值的主觀性，或說道德的相對性；其最高的理論，如康德實際理性批判論所言，不過說得人當爲善，人當，所以人能，不會提到人當，人却萬萬不能的事實。人類自力爲善，自力勝惡，而惡愈盛，善愈衰，每况而愈下。問題依然峙立着，像一座愚公移不盡的巖，像一個精衛填不滿的海洋。可是問題是不能不解答的，千千萬萬人因了罪惡淪滅於痛苦死亡之中，什麼是他們的救法呢？用政治的方法可以解決惡的問題麼？可以減少或消滅痛苦麼？權能政治，非爭不可，非漸入於完全的統制不可，非使人作政治機器中的機器不可。政治與經濟糾結莫分，政治之爭，即是經濟之爭，經濟之爭，即是政治之爭，一正一反一綜合，綜合之後，又有一正一反一綜合，將永爲大衆的禍患與痛苦。沒有一個超歷史的勢力，沒有一個超自然的信仰，沒有一個超人生的意義，問題總無法可以解決。且問題是哲學與宗教的問題，非哲學尋解釋，宗教給答覆不可。非先解決罪與惡，痛苦即得不到減少的可能。宗教的解答必須先去罪惡，然後對付痛苦。若像佛教那樣說空，說涅槃，專講度一切苦厄，不論去一切罪惡，除非離開世界，亦無法則。出世主義是欲去痛苦而去人的辦法，亦不得一當。問題

是人所不能解決的，只有上帝親自來臨，方始有眉目，有成功。

在討論上帝的救法之前，還有一個問題，是該提到的，即是：罪與惡是那裏來的。上帝全聖全善，上

帝裏面，毫無黑暗，毫無轉動的影子，決無罪惡從上帝而來的道理。上帝全在，上帝獨一，惟尊，在上帝之

外，更不能有與上帝相對的罪惡獨自永存。上帝無內無外，本體通明。然則罪惡由人而來的麼？人

既爲人，固能不違逆上帝，不犯罪不作惡麼？上帝造人，按着自己的形像，人當然是罪惡全無的。上帝

所造的亞當是什麼樣的人呢？據可想的說，亞當應該完全服從上帝，因他有無窮的要求，祇有上帝本

身可以給他無窮的滿足。亞當若一無所有，祇有要求，那末他需要知識，需要權能，需要心靈肉體完全

的滿足。亞當生活之始，所有的祇有上帝的命令。這個命令，按聖經的指示，有積極消極兩方面。積

極方面，上帝命令他管轄全地，消極方面上帝命令他不食禁樹的果子。創世記一章二十他所有的知識盡

在於此？他有自由，可以選擇，沒有知識，不能分辨，既無善惡之辨，如何能犯罪呢？不爲選擇，又如何見

得有自由呢？不犯罪作惡，又如何知道善是善，須要奉行，惡是惡，須要拒絕呢？一個命令含着幾何

知識與知識的辨別呢？聖經將引誘放在亞當之外，不放在亞當本性之內，是有意義的。然而夏娃出

於亞當的肋骨，卑於亞當；蛇爲蠢物，卑於夏娃；蛇試探夏娃，夏娃試探亞當，至於違令犯罪，至於墮落。創世

章一至六節蛇的惡念，是從那裏來的呢？這很像希臘哲學家之說，真實之本，不造世界，因爲世界虛空，並非真

實，世界有惡，非真實之本所出；推而遠之，雖至無窮，仍不能離開其根源。創世記用神話代哲學，講論罪

惡之源，推到蛇的身上。問題還是不解決；因為蛇是上帝所造，本出於善，其惡念，其疑心是從那裏來的呢？在思想者想來，有蛇無蛇，俱非重要。事實是亞當犯了罪，作了惡，墮落了。亞當如何與此惡念？

懷疑上帝，不信上帝，雖不食禁果，已經是罪，罪起於心，成於行，不在於行，而在於心。惡心即是惡，心本無惡，何以起惡？而惡意起，是一個謎，一個看不透的奧秘。且將蛇置之不問，祇問亞當若知食了禁果，知識權能可以與上帝齊等，即冒一死而嘗試之，亦像是一種偉舉。況死之未至，不知死為何物；況死與不

死，尚在未可逆料之際，冒死食果，甯非所當？又況不墮落，在我們人的思想中，看不出亞當如何而能為善以成人格，墮落豈不成了人生向上所必經之路？若說亞當自大，妄為僭奪，若說自大僭妄即是罪惡，那末亞當本性受於上帝，既非有惡，此惡又何由而生出呢？如此說來，上帝全聖全善，絕非惡之所由；亞

當本性無惡，亦非惡之可由；惡究竟是那裏來的呢？追根窮源，是一奧秘，在人生的根本上，事事是奧秘；奧秘當前，我們有限制的人祇有驚奇，祇有認定事端，說上帝全善而無外，說罪是人犯的。人如何犯罪，我們不知道。我們只知道人犯了罪，不了解他如何犯了罪。在亞當所處的情形中，欲求無窮，不能不

犯罪。不可說『必須』，亦要說『不免』。再進一層，我們要問，上帝全知全能，全知則無過去現在將來一切皆知；全能則無上下左右中央一切皆能。為什麼全能的上帝不防患於未然，杜惡於已成？為

什麼全知的上帝不宣示罪惡之來由？上帝若知，則惡未曾有，如何已知有惡；知識必有對象，無對象之

知，何得為知？上帝若不知，則又何以為全知？知事之可能變，必有其為可能者，有其為可能者，非即

知，何得為知？上帝若不知，則又何以為全知？知事之可能變，必有其為可能者，有其為可能者，非即

本爲實在者麼？若知有惡，若知自自知，非知其在上帝自己之內麼？上帝全善，又何以知？若知人必爲惡，上帝何必造人？若知人可能爲惡，自必有惡之可爲，上帝何不先制惡而後造人？人的理知有限，轉來轉去，不見端倪，想是理知的虧欠，不是上帝的有什麼虧欠。理知祇能制形下，不能窮形上。曉得這一點，我們祇有驚奇，祇有說聖經的指示最爲正確。聖經上說，上帝在創世以前有隱藏奧祕的智慧。哥前二章七節 基督在創世以前，是豫先被上帝所知道的。彼前一章二十節 人是憑着基督的寶血而得贖的。十八節 也是

在創世以前在基督裏被揀選，或被拒絕，而不記載在生命冊上的。以弗所書一章四節 無論我們作何種解釋，上帝是全聖全善全知全能的，已在創世以前預備了被救的羔羊，預知了耶穌基督，預作了我們的救法。要緊的不在乎我們的了解不了解，而在乎罪惡是不是有打倒的法則，人類有沒有解脫的可能。如今我們認定了事實，曉得人不能自拔於罪惡，自超於死亡，也曉得上帝，祇有上帝有救度人類脫離罪惡，超出死亡的方法。理知要盡其所能，理知的盡頭是信仰；理知所能解的未必是真理；理知所不能解的未必不是實事；所以人不能因理知而爲義，祇能因信仰而得恩。

人有罪惡，不能自救，惟有上帝成身纔能拯救他從罪惡裏出來。上帝成身做成了三件事：一是耶穌基督所言所行表示了純全良善的生活，是生；一是耶穌基督因純愛而犧牲，死在十字架上，是死；一是耶穌基督藉着聖善全能由死裏復活升天，永不再死，啓示了勝罪勝死的經過，是永生。三事俱全，乃成救法。聖經上神學上都將重心放在耶穌基督的死上，說明沒有十字架上的舍生，人類就沒有得救

的可能。但是沒有耶穌基督那樣生，雖有十字架上的死，死亦毫無意義，毫無功效；沒有耶穌基督那樣復活升天，雖有十字架的舍生，舍生亦毫無功效，毫無意義。既有其生，復有其復活升天，耶穌基督的死就成了上帝救人工程中的最高點。生不純善，死即是罪人的死，無以成爲救贖的方法；死而不復活升天，死是歸於毀滅的終結，不是打倒罪惡死亡的法門。所以耶穌基督的死，並由死而成的救法，全因其

純善的生活，全能的復活與升天，而得爲全備的事工。論到十字架上的死，聖經上有各種記載與講解，說明其贖罪的功能。保羅說：『基督既爲我們成了咒詛，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加拉太書三章十三節 所以

以保羅『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哥前二章二節 他在以弗所人書裏說：『你們從前遠

離上帝的人，如今却在耶穌基督裏，靠着他的血，已經得以親近了。』以弗所書二章十節 因他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爲一，

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他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爲一體，兩下指猶太人與異邦人與上帝和好了。』所二章十三至十六節 這樣，人『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

被稱爲直。』上帝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憑着耶穌的血，藉着人的信，是要顯明上帝的正義。』羅馬人書三章二十四至二十五節

節五 約翰一書裏，著者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裏，我們有一位中保，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他爲我們的

罪，作了挽回祭；不單是爲我們的罪，也是爲普天下人的罪。』翰一第二章一節二節 彼得前書裏則說：『他被挂在木

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

彼前二章二十四節 又說：『基督曾一次爲罪受死，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爲要引我們到上帝面前。』三章十節 希伯

來人書的作者以耶穌基督爲大祭司，說「他用自己的血，只一次進入聖所，成了永遠贖罪的事。」他「以自己奉獻爲祭，藉以除罪。」希伯來人書九章十二節二十六節「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是藉着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同前十章九節二十節以上所引，雖各有出入，大旨是相同的，都以爲耶穌的死，作成了贖罪的救法，足以除淨人的罪，使人經過了他，而達到上帝面前。

但是聖經的話我們不容易明白，仍舊要問耶穌基督的流血舍命爲什麼，怎麼樣可以除掉人的罪，而使人與上帝和睦呢？歷代以來，神學家用盡心血，爲這件事作解釋，都不能令人滿意。或說耶穌基督以死爲贖價，付與魔鬼，將人從罪裏從魔鬼的權勢之下贖出來；或說耶穌基督以無罪的義人，站在罪人的地位上，代替罪人受該受的死刑，使該死的站在耶穌基督的地位上披戴着他的義，成爲聖潔，得與上帝和好；或說上帝惱怒罪人，非置之死刑而後滿意，耶穌基督代其受刑，以無量寶貴的身體，擔當了無量罪惡的刑罰，滿足了無量尊嚴的要求；或說上帝治理萬有，自有法統，人不能壞這法統，所以必須罪人受應得的死刑而後可以維持法統的尊嚴，耶穌基督乃爲罪人忍受一切，以符這個維持法統的要求；或說耶穌基督在死裏表彰了純全至大的愛，因而發生了道德的影響，使人仰瞻寶架的奇恩，深受感動，誠懺罪愆，心中得了改變，脫離罪惡，而蒙上帝的悅納。凡此種種說素，都不能使人得清楚的瞭解，也都不能令人滿意。最早最無理的說素，是基督以贖價與魔鬼作交易；基督以血爲贖價，豈能這樣被曲解麼？

代替論則不合道德的條件，不符律法的制裁。基督能替罪人作罪人，罪人能替基督作義人麼？人

格必內啓，道德不外鑠，豈有人而能披帶他人之惡，穿上他人之善？法律若公正無偏，能使義人代替惡人死，而反釋放惡人聽其自由麼？滿足論則以上帝基督爲對，裂公義慈憐爲二，豈有上帝親自話成肉身，而父子異旨異事麼？法統論則與代替論有同樣的錯誤而危險更大，耶穌基督不該死而竟聽其死，豈不欲維持法統，而適以推翻了法統麼？道德影響論則失之淺薄，息忿論則失之機械式，豈有耶穌基督而僅僅發生了道德的影響麼？豈有聖善的死可以息忿，可以用古昔宗教機械式的禮節使上帝息了忿麼？豈不使上帝與基督機械式的離貳了麼？在我們這時代，宗教學、道德學、法學、心理學已經作了這些說素的反駁，使我們看見所有的論調均無成立的可能。然則我們又當怎樣看耶穌的死，爲聖經的指示作解釋呢？

我們應當指出耶穌基督的死，究竟成了什麼事。第一，我們認清贖罪的事，上帝即在耶穌基督之內，聖父聖子同心無二；聖子的死等於聖父親自死，聖子的犧牲等於聖父親自犧牲。第二，上帝對罪果然忿怒，罪爲因，死必爲果，忿怒已經彰顯於此因果的相仍。此因果的關係若打破，忿怒即無以息止。上帝與耶穌基督同心一致，要藉十字架的死而打破這個因果的關係。第三，耶穌基督的死啓示上帝的愛，至於極點。沒有十字架上的死，他雖能表顯純愛，却終不能至於此極。他自己說：『人爲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此更大的了。』第十五章第十三節人將生命給予了，便將一切一切給予了。上帝施舍自己，不留涓滴，如此至愛，是無以復加的了。第四，耶穌基督的死顯明人的罪惡，亦至深至多。人能將純善

純美的愛，至聖至仁的人釘在十字架上，罪之可惡，罪之險醜，亦可想而知了。人的腐敗，心的潰爛，亦可以察知的了。第五，耶穌基督的死，分明是因他與罪惡不肯有絲毫的妥協，對罪惡不會作分寸的投降，他以全心全力全生命攻打罪惡。他的死，在表面上看，是聖善的失敗，罪惡的勝利。但是他說：『這世界的王將到；他在我裏面是毫無所有。』約翰福音十章三十四節世界的王，是魔鬼，是罪惡；他在耶穌基督裏毫無所有，是耶穌基督不給他留絲毫的餘地，乃要將他完全制伏在脚下。耶穌基督受死受苦難，是用舍己的方法制伏罪惡；他的失敗，就是他的勝利。他說：『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翰十六章三十三節他不但是勝利，並且要施行審判，所以說，聖靈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為罪，是因為他們不信我；為義是因為我往父那裏去，你們不再見我；為審判，是因為這世界的王受了審判。』十六章八至十一節 十二章三十一節不但是審判，並且要因死使人歸向他，所以說：『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十二章三節這樣，耶穌基督的死是他制勝罪惡，審判世界，吸引萬人的方法。第六，耶穌基督是聖善之源，仁慈之本，聖善仁愛，決不能歸於朽壞，所以他死了，又復活了。他用死制勝了死亡，開闢了永生之門，給萬人建設『一條又新又活的路。』我們為耶穌基督的死如何贖罪這一事作解釋，應當依據上列的六端。然則我們又怎樣作解釋呢？

我們先要問『義的代替不義的』是什麼意思。從消極方面說，耶穌基督不能代替我們作罪人，也不能代替我們建立我們的德行。罪人是我們自己作的，善人也是我們自己作的。人是人，挺天立

地，獨立蒼茫，須要自食而飽，自衣而暖，自學而知，自病而死，自立而成事業，而成品格。人可以得鼓勵，求援助，却不能由人衣食而自己得飽暖，由人學習而自己得知識，由人代病而自己不死，由人爲善而自己成品格。人可以與他人同工而自成。所以耶穌基督可以差遣聖靈來援助我們，不能作我們道德上的替代。從積極方面說，耶穌基督果然代替我們作了我們所萬萬不能作的事情。第一：他爲我們垂示了一個制勝罪惡的法則，制勝了罪惡。這是他代替我們找到的，也是代替我們作成的。我們當然還要自己去勝過罪惡。但是他代替我們開了路，又差遣聖靈來給我們引導與力量。第二：他代替我們打破了死亡。我們當然仍舊要自己去經過死亡。但是因爲他已經開闢了那又新又活的路，我們過去依賴着他的引導，憑持着上帝賜與的信仰，就容易辦了。『代替』是『爲我們』成就的意思；他『爲我們』開了打倒罪惡、揭穿死亡的路。我們所萬不能作的，祇有他能作，因爲他是純善的上帝，是話成肉身。他的死因此作成了救贖我們的法則；有了他的死，我們就有路可走，沒有他的死，前面黑漆一團，無路可通，我們是絕對沒有辦法的。等到我們有了辦法，我們的道德責任是努力奮進，制勝已經爲耶穌基督所制勝的罪惡與死亡。若說耶穌基督代替了我們，我們可以不動一指，不作一毫，我們豈不成了廢物，做了機器麼？上帝爲什麼還要救我們呢？得了如許廢物，如許機器，上帝就有了榮耀麼？若說耶穌基督代替了我們爲善，代替了我們受死，我們當然可以聖而不死，爲什麼我們還是不聖，須要努力而成聖，爲什麼我們還是要死，還須要經過死亡而得生命呢？事實所指，我們不能否認，經驗所

示，我們也不能曲解。

救法的全部在我們求救的行爲上，須怎樣纔能發生影響與效率？耶穌基督要成全救法，有他的

事；他的事是成身立德受死復活升天差遣聖靈，完成全部事工。我們要得救，有我們的事，我們的事是

信受懺悔精修做見證，服務人羣，經患難引誘試練死亡而勝過罪惡死亡，戰戰兢兢地做成我們求救的

工夫。我們開始努力，便會感覺一無所能，連信仰都發生不出來。但是我們還得做。保羅說：『當恐

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們心裏運行，爲要成就他的美意。』腓立

比人書二章十二至十三節我們連信仰都沒有，但是我們努力信受，上帝就在我們生活裏救助我們，給與而增益我們的

信仰。信仰就是我們依賴上帝，接受救主，成全救法的行爲，中間有主動被動的兩方面：主動是我們努

力去依賴，被動是在這種行爲中，上帝在我們裏面爲我們發生信仰。我們是作，也是不作，是作而不作，

不作而作。這不是道德上的看法，這乃是宗教上的奧祕。我們信仰，上帝就以信爲直，羅馬人書四章五節算我們

爲無罪的，給我們一個重新的開始，行走義路的機會。從此之後，所行的是信仰的事，所走的是信仰的

路。我們信受耶穌基督，求他指引而走上他制勝死亡，打破罪惡的路徑，上帝就以我們的信爲直，我們

也就與上帝復和，不再有中間隔斷的障礙。在我們信的當際，上帝就賜生命使我們重生。上帝賜聖

靈給我們，所以我們得以重生。我們受水的洗禮，也受靈的洗禮，要經過象徵的行程，也要經過實際的

行程。聖經上說：『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上帝的國；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聖靈生的，

就是靈。』約翰福音三章五節六節 保羅在羅馬人書裏有同樣的講解；他說：『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麼？』所以我們藉着洗禮歸入死，與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藉着父的榮耀，從死裏復活一樣。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六章三至五節 水的洗禮是實際的象徵，有形有色將實際的行程表顯出來。人受洗禮，入水是象徵死，沒頂是象徵埋葬，出水是象徵復活。耶穌基督作成救法是經過死亡，經過埋葬，經過復活的；我們得救，也得要經過耶穌基督所經過的，也得要經過死亡，經過埋葬，經過復活。我們的重生，就是我們的復活。所以說：『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上帝的國。』救法的行程，是要人經過了，然後發生效率。耶穌基督成了救法，我們若不仗仗聖靈的指引，走過耶穌基督所走的行程，就與我們無干。耶穌基督死而復活，是不是救法，我們若不是親身經歷到，如何能知道呢？這個救法有效沒有效，成功不成功，我們若不是親歷一遭，親驗一番，又如何能了解呢？上帝的事，超乎理知，固然；然而上帝不是無理的上帝。他的旨意是人所不能到的，人不必知道，也不能知道。人所當作，當經的人作了經了，人就可以知道，也應該知道。這不是說耶穌的肉身被釘在十字架上而死，我們每一個信徒都必照樣地被釘在十字架上而死。這不是說耶穌基督的肉身死了，被埋葬在新鑿的石墓裏，我們的尸體，也必要有這樣埋葬。若使我們死了，被剝為肉泥，被化在火中，被丟在海裏又怎樣呢？這不是說，耶穌基督復活了，顯現給信衆看，我們也得那樣辦。這乃是說，我們因信跟隨耶穌基督，要決志死心塌地

一般向着罪惡死，要像埋葬一般與罪惡完全斷絕無關，要像復活一般向着上帝作信仰依賴順服快樂的生活。保羅說：『我們的舊人，與他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隸；因為已死的人，是脫離了罪。我們若與基督同死，就信必與他同生；因為知道基督既從死裏復活，就不再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他死是向罪死，只有一次；他生是向上帝生。這樣，你們向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向上帝在基督耶穌裏，却當看自己是生的。』羅馬人書第六章八至十一節

然則人的得救是由於耶穌基督的死與復活，是由信受而被稱為直，而重生，而行耶穌基督所行的行程，而得徵驗，而有解釋的。人的得救是由於耶穌基督的與人同一，也由於人與耶穌基督的同一，而見到實際，得到實效的。我們無以名這種解釋，即名之曰同一論。據同一論之所講，救贖的方法起於創世，啓於成身，成於釘架，彰於復活，圓滿於升天，全備於聖靈的來臨，審判的昭示。我們不解罪惡的起原，只知上帝全善全能全知全愛，世人有罪有惡有苦有死。罪惡的問題不須要解釋而須要對付；祇有上帝親自擔當我們的重擔，纔有去惡成善，出死入生的辦法。上帝神聖，人不能問上帝，這是爲什麼，那是爲什麼。但是上帝至愛，他親自來指導我們，告訴我們這是如此，那是如彼。上帝在耶穌基督裏，受苦受死，人纔可以見光明，得解答，有滿意。至愛的神在耶穌基督裏成身受苦，入死復生，是表示上帝非如此不能有完備的啓示，不能得整全的滿意。上帝在耶穌基督裏既已作成了救贖的聖工，他自己得了滿意，也叫人得了滿意。耶穌基督的死，不但是叫上帝滿意，也叫人滿意。人不配受這樣莫大的

救恩只因上帝是愛人遂竟受了這樣莫大的救恩。是恩即不是世人所謂之法，若是救贖是按律法而

成的，律法是聖經的譯詞通用詞是法律 恩典二字即無意義。保羅的思想甚深且確，他說：『上帝的義已經在律法以外顯

出來，有律法與先知為證；就是上帝的義，因信耶穌基督臨到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因為世人都犯罪了，

虧欠了上帝的榮耀。』羅馬人書三章二節至二十二節 救贖超乎律法，而不背乎律法，所以有律法與先知為證；救贖若不

超乎律法，按律法而論，罪人祇有死於罪中，死於天刑。而上帝竟以信為直，所以救贖是出於恩典。所

以保羅說：『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人就可以白白的被稱為直。』同上二節 十四節 同一論

說上帝與人同一，以致人可以與上帝同一，同時亦因此而說明了恩典的意義。上帝啓示正義，即是啓

示恩典，正義與恩典本不相背。上帝施行正義，即施行恩典，自己以此為滿意，也使人因此得了滿意。

以上所論，祇說到耶穌基督的救贖，使人出罪惡出死亡。人所需求的不單是出罪惡出死亡，且是

出痛苦出患難。佛教以度一切苦厄為事，不談罪惡；基督教不然，乃以度一切罪惡為事，而包括了救度

苦難的實際。死亡是一切苦難的總歸，度出死亡，即包括了度出苦難的事工。耶穌說：『在世上你們

有苦難，但是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翰福音十六 勝過不是免去的意思；耶穌基督救贖了

人，人還得要經歷苦難，擔當苦難。不過人與耶穌基督同一，能憑聖靈之力，制勝罪惡與死亡，即使經歷

苦難，也就容易，而且有意義了。所以耶穌說：『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馬太福音十 世

界上本有兩種苦難：一種是罪惡的結果，例如循私縱欲而患疾病，失健康，奸盜邪淫而受懲治，失平安；一

種是成聖的經歷，例如耶穌基督的受鞭笞，上十字架，聖徒的涉危履險，受欺凌，被壓迫，甚至於殉道。人若因着耶穌基督的救贖而勝了罪惡，他就克制了第一種苦難。克制了第一種苦難，則雖擔受第二種成聖所需的苦難，心中也有平安與快樂了。人因信仰得以進入恩典，站立在其中，「並且歡歡喜喜地盼望上帝的榮耀。不但如此，就是在苦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苦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與我們的聖靈，將上帝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羅馬人書五章二至五節保羅說：「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要顯於我們的榮耀來，就不足介意了。」同上八章十八節又說：「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哥林多後書四章十六至十七節又說：「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麼，是困苦麼，是逼迫麼，是飢餓麼，是赤身露體麼，是危險麼，是刀劍麼？……靠着愛我們的主，我們在這一件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上帝在吾主耶穌裏的愛隔絕了。」羅馬人書八章三十五至三十九節這樣說來，出罪惡，出死亡，也就出了苦難。耶穌基督救我們出罪惡出死亡，也就做了我們救苦救難的救主。我們信他，並不要逃避世界，躲去苦難，乃是要入世擔受，成聖而得勝利。信徒自己要勝過死亡，應當進入世界，為同胞為同類擔當苦難，克服苦難。古昔的聖徒如此行，今日的信眾也當如此行。為同類同胞受難，信徒就可以像保羅一樣地對人們說：「死亡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命却在你們身上發動。」哥林多後書四章十二節我們所忍受的，就

變了人羣幸福的因由。我們與耶穌基督同一，他因擔受苦難而救苦難；我們也要擔受苦難而救苦難。
腓立比人書三章十至十一節 我們要在『肉身上補滿了基督苦難的虧闕，』歌羅西人書一章二十四節 藉以減少世界的痛苦，而與基督一同作成了救度的事工。

耶穌基督救贖的工作，是繼續不斷的工作；所以耶穌基督升天之後，有聖靈降臨，在人心裏，在教會裏，連接着運行救贖的功能。聖靈過化存神，像風吹，像火燒，使徒行傳二章二十節 要使信徒心裏充滿了愛，羅馬人書五章五節 充滿火熱的聖情，充滿了洋溢的能力。聖靈要導人進入一切真理，使人成聖。約翰十六章十三節 要爲人代求，用說不出的歎息替人祈禱；羅馬人書八章二十六節 要像寶劍一樣抵抗惡勢力，以弗所人書六章十七節 那兩面有鋒的要刺透剖入人魂的骨與髓；希伯來人書四章十二節 要使人結出聖善的果子來。加拉太人書五章二十二節 救贖的事工，若祇指着救人出罪惡出死亡，是不完備的。人單是出罪惡出死亡，而沒有積極的成就，有什麼意思呢？耶穌基督救人，單要人得解脫，乃是要人歸向上帝，與上帝和睦，要人成聖，要人『認識上帝的兒子，得以長成，成爲全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以弗所人書四章十三節 人得救，不單要撇棄舊性，乃要『心志改換一新，并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仿着上帝造的，有真理的正義與聖潔。』同上二十三、二十四節 救法的目的，是要重造再造一個新天地。啓示錄二章一節 是要重造再造一個新人生，新社會，新人類。耶穌基督的運動，是天國運動，關乎萬民的；路加二章十節 耶穌基督的救贖，是全部的救贖，籠罩萬有的。因此，我們不嫌重複地說，他要入世成身受死昇天，差遣聖靈，一直工作，直到『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以弗所人書一章十節 因此，

他要與人同一，他要做人；也要人與他同一，經歷他所經歷的，而得『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上帝要統治宇宙，管理萬有，要人服從，而作上帝的兒女，作光明的人，作自由的人。上帝救贖人，要使創造的化工在再造的救法上得了完成，要建立聖徒之國，上帝之家，其中有上帝為公認公信的主宰與父親，世人為相親相助的兒女與弟兄。這樣，我們總結一句說，上帝在耶穌基督裏的救法救恩救贖是全備的，是個人的希望，社會的福音，萬彙羣生合一成全的大經大法。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

道德論

上帝創世成身，救贖人類，要人仰賴耶穌基督，而成聖潔，不但在生活上顯出救恩的奇妙，並且在行為上表示德行的尊崇。換句話說，救法要在人的行為上生效率。人與人羣必須有道德的生活與行為。我們討論了創世成身，救贖問題之後，還得討論道德問題。首先我們應當明白基督教倫理學的根基。

基督教的性質决定着基督教倫理學的性質。基督教跨着兩個世界：一個是超越而內在的永恆世界，一個是流動而變遷的現實世界。其道德是本於上帝神性的至善至愛的，在永恆的世界裏扎根，而在現實的世界裏開花結果子。道德律是上帝的命令。上帝的命令即是上帝的話，即是上帝自己，亦可說那是上帝的形像。上帝創造人，按照自己的本性，自己的形像；所以人性裏包蘊着上帝的命令，順性而行，即是順服上帝的命令，逆性而行，即是違背上帝的命令。人墮落了，違背了上帝的命令，人裏面上帝的形像被罪惡蒙蔽了，損壞了，不復能服從上帝，亦不復能自拔於罪惡之中。上帝乃入世成身，啓示聖範，使人重見道德命令的尊嚴，也使人知道罪惡的深重。入世成身的上帝在耶穌基督裏顯明出來，啓示着上帝的本性，頒布着上帝的命令，一則要再申命令，一則要在生活裏再造成上帝的形像，使人順命而作道德的行為，至於成全上帝的旨意。所以耶穌基督的啓示，即是上帝命令的表顯，亦即

人性本質的表顯。人性之中本含上帝的形像，本蘊上帝的命令，本有道德律。人不外於道德律，道德律不外於人，二者相函，原爲一體，所以人遵循道德律，即是順性，即是由自己，即是自由。在這一點上，歷來中西聖哲俱有相同的指示。蘇格臘底順從他自己裏面靈明的指示，其實即是順從人性之內的道德律，即是遵循人性之內上帝的命令。斯多亞派的哲學家以自然爲因，自然爲果，因在自然之內作主宰，亦在人性之內作主宰，而此主宰人行爲的，即是道德律，即是上帝的命令。康德在實際理性批判論裏，亦有相似的看法，以爲人的意志之中，包含着道德律。人必自由，然後可以有道德的行爲。所謂自由，即自能爲因，自己之外，更無外力外因，使其作選擇作行爲。自己之外若有能決定人行爲的因或力，人即非自由，即不能有道德的行爲。人意志之中包含道德律，所以循之即是自順自性，所以是自由。凡此種種看法，莫不與人性含蘊上帝形像的看法互相印證。中國的聖哲亦這樣講。中庸開首即說：『天命之謂性。』孟子則有良知良能的議論，說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意思就是說，人須作道德的行爲，因爲人的本性須要如此作。他竟更進而說善養浩然，人若善養而不害性理，且可察知這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張載西銘裏則直截地說：『天地之帥吾其性。』誠如是，則上帝的命令種在人心裏，上帝的形像，造在人性裏，是人可以經驗到，省察到的。上帝不讓自己在世界萬人之中完全沒有自己的明證。

上帝創世成身，爲自己的啓示。基督教的倫理學是建立在上帝在耶穌基督的啓示之上的，啓示

因此是基督教道德的根源與基礎。因此道德與神學同一淵源，道德的理論是神學的一部分，往往被稱為道德神學。神學講解上帝的性德，隨着聖經的指示，說上帝全知全能全在全善。道德則以上帝全善為出發點。上帝全善，當然要人完全從善行善，不願人犯罪作惡而違反上帝的旨意。上帝責任人去惡從善，拒罪成聖，出生入死，人不能應，所以上帝親自來格，在耶穌基督裏話成肉身，以作啓示。耶穌基督所啓示的，第一是善範，第二是誠命，第三是標準，第四是權能，第五是歸宿。論到善範，耶穌基督在積極方面，建立了純善純愛，絕對聖潔的人品；在消極方面，表示無瑕疵無沾污，毫無絲毫罪惡的性行。因此，他做了道德的模範。在道德上人需要模範，需要表率。耶穌基督乃供給了所需求的，成了善範。論到誠命，本來就是上帝的命令，本來就種在人性之內。但是因為人犯了罪，埋沒了自己的本性，所以不能沒有一個懸在外面的誠命。先知聖賢，多少認識道德律是什麼。希伯來人中間，則有『你當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上帝，又當愛人如己』的明文。中國人中間則有『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兼仁與義的教訓。但是善範不全，人們不能遵行，人性已虧，人們不能實行。耶穌基督來，立了善範，然後給人一條新誠命。他說：『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翰十五章十一節耶穌的命令，當然就是上帝的命令。他的命令表面上看來與希伯來人所受的命令，毫無差別；但我們若仔細思攷，仔細比較，耶穌基督所給的命令，與舊約所載的有一個極大的不同。『愛人如己』是以人自己作標準的；『他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不是以人自己作標準，而是以耶穌基督為標準的。

人是不純全，不純善的，以人自己作標準，是一個相對的比較的辦法。人的知識品格均有虧欠，不但容易曉得何者爲善，何者爲不善，并且挾帶自私，恆有錯誤。自私是道德判斷錯誤的根源。人或自信他能愛人如己，已既不善，既自私，豈有不帶錯誤之理？譬如人愛縱酒，愛人如己便要使人嗜酒像自己一樣；人愛女色，愛看電影，愛人如己便可以引人於荒嬉，像自己一樣。這不過是似乎過分的譬喻。即不過分，人亦常在愛人如己一端上，造成錯誤。譬如父母愛子女，以己忖度，要兒女學這樣，學那樣，行這樣，行那樣，往往欲益反損，強其所難，加其所惡。若改『愛人如己』爲愛人如耶穌基督，情形就不相同了。耶穌基督給了命令之後，隨卽說：『人爲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翰十五章十三節絕對無私的愛，方纔可以爲模範爲標準。論到標準，以上已經有多少說明。標準是衡量一切的尺度，而不爲一切所衡量。譬如尺，平常用的尺，或稍長，或稍短；在量物的時候，發生了爭執，人不能以常用的尺定另一常用的尺果然合度與否。但是國家有標準的尺，人可以將所疑的尺與之相比。人不能說標準的尺稍短稍長，也不能說再要量一量標準。因爲標準之外若另有標準，那末那所謂之標準就不是標準。標準是最後的，究竟的，絕對的。耶穌不但以自己爲善範，叫人學，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節而且亦以自己爲標準，叫人衡量自己的心機與行爲。耶穌說：『我給你們作了榜樣，叫你們照着我向你們所作的去作。我實在在告訴你們，僕人不能大於主人，差人也不能大於差他的人。』翰十三章十五，十六節又馬太福音十章二

至於權能與歸宿，也是從全部啓示中指示的。人要奉行上帝的命令，用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的。

所以耶穌基督救贖世人，有死有復活，有升天，有聖靈的來臨。聖靈來了，要引導人進入一切真理，十

六章十 使人有辨別的知識，選擇的指示，與夫實行的力量。聖靈來了，將上帝的愛澆灌在人心裏。羅馬人書

五章五節 知識是權能，愛更是權能。知識是冷靜的，愛是意志感情的動作，是熱烈的。人因耶穌基督的

救贖，信受聖靈，滿心的愛上帝愛人，滿心火熱，就有權能，可以立德立行，做常人所不能做的事情。基督

要人行善，是給人力量行善的；所以基督教的道德，是帶有權能的道德。道德有歸宿，所以有意義。這

個歸宿要顯明道德的生活與行為所要達到的地步，所要達到的究竟。在個人方面道德的生活與行

為要人進入永生；在大眾方面道德的生活與行為要人成全上帝的旨意，使天國臨在，在地上像在天

一樣。在這個世界上道德是一個經程。人要立志行善，但是立志行善不在真空之中，而在有罪惡有

苦難的世界上。立志行善是與苦難相磨擦，與罪惡作抵抗；勝過了利誘威脅，勝過了情欲無理的要求，

仇敵凶惡的壓制，不投降，不妥協，人方纔是立定了道德的人格。不經此程，意志不能強，人格不能健。

基督徒立志行善，不憑自力，而在祈禱之中，憑持上帝的應許而向前的，所以要呼籲着：『不叫我們遇見

試探，要救我們脫離凶惡。』馬太福音六章十三節 排除惡，是打消；建立善，是增益。打消中有增益，增益中有打消，少

一分惡即多一分善，多一分善即少一分惡，勝一分惡即建一分人格，即促進一分天國。善有真而惡沒

有真，善獨立而惡不獨立。梁山泊裏的強盜要搶奪必須有弟兄彼此的忠義，不得不建忠義堂以相鼓

勵；要得勢必須有替天行道的假託，不得不豎起杏黃旗來以相號召。梁山泊如此，世間上一切惡的戰

爭，莫不如此。善却不必借重惡的力量。耶穌基督不用石頭變餅，不從殿頂上跳下，不拜魔鬼，完全全仗着上帝的純善作成他救贖的事工。善有真，又獨立不移；人立了善，自然即有真，即有上帝的本性發展在品格之內。上帝永生，因此立善的人，信受上帝的維持，也有永生。這就是道德的歸宿，這就是道德所要達到的目的。世界上有罪惡，有苦難，人在信持上帝，排除罪惡，鬥勝苦難的生活與行為中，與聖靈同工，建立良好的家庭，好的社會在地上，也有一個遼遠的，至終必到的歸宿。那歸宿就是道德與幸福完全的合一，個人與羣衆完全與上帝和睦，天國的至終實現。這一切，耶穌基督在成身受死升天復活的救贖工程中早已成全；過去現在將來的一切都包含在其中。所以耶穌基督的啓示，又彰顯了道德的權能與歸宿。

基督教的道德，再進一層說，是上帝完全的舍與所啓示的，是一個不計算的生活與行為。世界上的人講倫理，必要注重義務與權利；有一分義務纔有一分權利。或說厚往而薄來非禮也；或說舍己而芸人不宜也。基督教不然，既主張愛，則要愛到底，翰十三章一節則轉左臉，走兩里，送裏衣。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至四十二節書記在公事室內看自鳴鐘，時刻一到，立刻下班，不多做一分一秒，是計算。護士服侍病人，體諒備至，到下換班的時節，不離棄，使病人得快愉，得安慰，是不計算。基督教的道德不知道半斤八兩，五十五十的道理。其次，這個道德是純粹自發的，內心的，由於切求而得的引導，由於與上帝同在而得的覺悟。因為是這樣，信徒跟隨救主，不計酬報，不覺得有律法上的責任，不覺得有外來的命令，不覺得受驅使，不覺得有

張冠李戴，行善不爲了善之爲善，而爲了名利的那種心機。基督徒行善是因爲愛上帝愛人；上帝是善的本原，愛上帝就祇有因爲善而爲善。愛人，因爲人是上帝所愛的，也就是因爲善而爲善。爲善而想求名，那末所爲的不是善而是名；爲善而要圖利，那末所爲的不是善而是利。爲善而如此，爲之者乃是法利賽人，不是上帝的兒女，不是基督的門徒。馬太福音六章一，二節因爲善而爲善，由於善的華美莊嚴，由於上帝本性的華美莊嚴；人愛上帝，因爲上帝全善，華美而莊嚴。善出於愛，不必出於責任心，而責任心自在，責任自盡；善出於愛，不必有本分的拘束，而本分自在，本分亦自盡，並且超過了本分的限制。愛是意志情感知識的統一，即是全人格的統一，有知識爲之分辨，有意志爲之着力，有情感爲之鼓盪。人格統一的生

活是快樂的生活。善出於愛的行爲是有力量的行爲，有力量的行爲是快樂的行爲。人格統一而有力量，向前奮進，有把握，有寄託，有內心覺到的自我擴展。在自我遺忘裏，自我犧牲裏，有偉大的擴展，有偉大的擴展，就有上帝同在的憑證，就有無窮無盡的愉快。譬如男女相愛，全心交託，女要男作的事，男去作，盡心竭力，全是愉快；男要女作的事，女也去作，殫精極慮，亦全是愉快。人愛上帝，而行善亦復如是。所以基督徒的道德生活與行爲，如水之有源，如雲之乘風，可收加倍的功效，可得出乎意料的成功。不計算，因爲愛不知計算，無拘束，因爲愛是內心發的，充盈而自由。永恆的世界在愛裏，乃衝進了罪惡苦惱的世界。

基督教是宗教，其道德是宗教的道德，跨着兩個世界。或有人想，『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

回聞。』 上文所說的陳義太高，在永恆世界裏雖可實行，在這個破碎紛紜，罪惡苦難充塞瀾漫的世界裏，未必真的行得通。這種懷疑現在是普遍的。我們應當仔細審查，看看基督教的道德在永恆世界裏是怎樣，在現實世界裏是怎樣，不可一味舉頭天外，大放厥辭。在耶穌基督的教訓裏，論到錢財則說：

『不要爲自己積攢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子咬，能銹壞，也有賊挖窟窿來偷；只要積攢財寶在天上，天上沒有蟲子咬，不能銹壞，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因爲你的財寶在那裏，你的心也在那裏。』馬太福音六章十九節二十節

他差遣門徒，則說：『腰袋裏不要帶金銀銅錢。行路不要帶口袋，不要帶兩件褂子，也不要帶鞋和拐杖，因爲工人得飲食，是應當的。』十章九節十節 對永生少年，他說：『你要變賣你一切所有的分給窮人，就

必有財寶在天上。』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二節 這些教訓是不是每個信徒都要遵守，若都要遵守，那末在世界上行得通麼？關於夫婦與家庭，雖有夫婦好合，成爲一體的教訓，馬可十章七節八節 却還有不娶不嫁較好的暗示。耶穌

曾對門徒說：『這話不是人都能領受的，惟獨賜給誰纔能領受，因爲有生來爲閹人，也有被人閹的，也有爲天國的緣故自閹的；這話誰能領受，就可以領受。』馬太十九章十一節十二節 又說：『人爲上帝的國，撇下房屋，或是妻

子，弟兄，父母，兒女，沒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來世不得永生的。』路加十八章二十九節三十節 『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惟

有算爲配得那世界，與從死裏復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同上二十章三十四節三十五節 這些教訓，耶穌基督雖不要每個信徒遵守，却好像看爲較高的道德。若果然是如此，天國較高的道德，豈不便是永恆世界裏的道德，而

不是現實世界的道德麼？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若果以禁此爲高，基督教的道德不全是出世主義

？保羅的話比此更甚見哥前七章二十
五至三十節。茲不備引以節篇幅。

耶穌與門徒都以爲末日將到天國來臨；人能屏棄連累，可以少受苦

痛，哥前七章三
十一，二節。

所以關於永恆世界的的生活與現實世界的行爲，有混然不分的指示。這不是說耶穌基督

主張出世，他若主張出世，又何必成身入世，走入間的苦路呢？他乃主張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生活。

他臨難之前，爲門徒祈禱會說：『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我不求你叫他們離開世

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罪惡……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

翰十七章十
四至十七節

以上所述不積財，不娶不嫁，可

以說是爲少數的門徒講的；這少數人用永恆世界裏的精神在現實世界裏服務，足以有轉移改革這現

實世界的作用。超世的道德對於飲食男女的世俗的道德是一種警告，一個晨鐘，原是這現實的世界

所不可或缺的。門徒之所以能爲光爲鹽爲山上之城者，就是爲了這個緣故。

論到這個現實的世界，我們應當知道它的內容，也應知道人的性質。且不論歷古以來世界，是怎

樣的，看一個時代，就可以了然於千代萬代，祇是一個道德上的混沌，一個人欲橫流，黑漆成團的叛亂，今

日的世界，尤其是這樣。上一世紀，人以爲科學鼎盛，人可以控制自然，改造社會，用自有的力量造一個

地上的天國。人們做了這個美夢，又經過了第一次世界的大戰，將毒蛇猛獸一齊放出來，將文

化基本一齊摧毀，問題愈來愈多，苦難愈來愈深，罪惡愈來愈出奇，似乎有點驚醒了。有思想的人，痲

在抱，悲憫爲懷，對着這世界，祇有直發楞，看不見這世界有什麼根基，有什麼意義，有什麼歸向。誰造成

了這個局面呢？

是人。

且不論別的，祇講道德方面。

學問研究所至均是相對，看不到絕對的本原，於

是道德也是相對的，甲國以為是，乙國可以為非，甲代以為是，乙代可以為非，縱亦是相對，橫亦是相對。道德範圍之內既無金科玉律，復欠地義天經。當然人就莫知所從，莫知所至了。相對論之外，又有道德上的主觀論。所謂之真，既無標準，所謂之美，亦無定質，所謂之善，更無客觀的存在。有世界，無上帝，當然善之為善，就成了一種人定的規則，一種彼此對付的手段。價值云云，不過是人之所欲者而已。人已飽暖，則求金珠鑽石，人遇大饑，金珠鑽石就不及斗米之有價值了。道德不過是金珠鑽石而已，承平時可以用之為裝飾；飢荒戰亂時可以棄之如泥沙。相對論與主觀論已足給道德一個致命的打擊。但還要加上心理學社會學的支持，主張解放，不主張克制，於是乎人裏面的豺狼虎豹嗥叫於城野。鄴都既關，餓鬼難收，世界轉瞬而變了地獄。這還不彀，機器又將人寰造成一個連鎖，人投其中，做了千萬轉輪中的小輪子，祇是跟着轉，不能自動而自由。政治經濟變成了全盤的統制，管人的事，也管人的心，管人的靈魂。這不是說相對論主觀論心理學社會學以及政治經濟的組織沒有價值。這些東西果然加增了我們的知識，加增了我們控制自然的力量。我們決不要開倒車，決不能說歷史是倒退行的。所要指出的是這些都是好的，都是有用的，都在積極或消極方面給人明白世界，管理世界的權能。祇是缺少一個調劑穩定的力量，使人與人平均的權衡，祇是遺失了一個根基，一個標準，一個歸託。猶之大海上的巨船，一切都有，有輪有槳有機器有一切一切，而少了羅盤與轉舵。世界不能拒絕上帝而自保，不能沒有耶穌基督而自足，不能擯棄基督教而有道德的根基與標準。

在今日的世界上道德幾乎是完全破產了，所存的僅有功利主義、享樂主義與實驗主義。這些主義，簡直是同質而異名的。功利主義所求的是功利，所謂道德無非是謀得功利的工具，達到功利的方
 法。若說立德即是立人，立人即是立德，那末道德既是工具與方法，人也祇是工具與方法了。人之不
 存，功利何有，此之謂自盡。享樂主義亦然，以享樂為道德的目的，道德為享樂的工具；人為物生，亦為物
 死，於人也何有。實驗主義亦復如是，所求的是效率，所持者為工具，有效為真，無效為假，真假莫辨，於人
 云何。有有效而假，有無效而真，真假所以不得其辨。真假無辨，人之真假安得有辨？凡此種種均可
 謂之無人主義；其實人無上帝，世界又安得有人？凡此種種都可謂是惟實的，是以人性的實際為根基
 的。世人莫不趨利而避害，莫不貪生而惡死，莫不求樂而怕苦，莫不思逸而憎勞。人之中有意志的衝
 突，有利益的衝突，衝突不已，必有鬥爭，鬥爭不已，必有滅亡。若欲使人避免衝突，減少鬥爭，總須有一個
 限制行為的規則，有了規則又總須人自願去遵行。而驅使人去遵行的，決不能是道德的意識，決須是
 利害的觀念；人見作道德行為有利，不作有不利，自然就循規蹈矩了。講利害的，決不能講是非真假善
 惡，因為是與真與善，都要與利相衝突而為害，非與假與惡都要與害相提攜而為利。所以利害之心甚
 而是非消泯，真假善惡無論已。今日的世界，大體而論，是不講是非而崇視利害的，所以大亂。不但今
 日的世界，從古以來，常是如此；所以世界老是處於上帝的審判之下，伏於上帝的忿怒之下。所以人的
 行為不受道德的支配，內心的決定，而常為法律習俗與論教育所制裁。

法律輕賞而重罰；所持的是外鑠的，機械式的制裁。在法律之下，姦淫偷盜欺詐誑騙兇殺等行爲

均有刑罰，其思念動機均無抵制；人們乃因懼怕刑罰，不作違法的事，無有行爲，即可以逍遙自在，誰也不能問其心中有多少負隅的老虎，蟠踞的毒蛇。文明鼎盛的家裏，法律多於牛毛，纖纖小事，都可以求

法律的解決。例如甲毀乙，敗壞了乙的名譽，乙可以由訴訟而要求賠償損失。夫打妻，妻受了小委屈，

可以訴諸法庭，要求離婚。借債不還，債主可以控告債戶，口角不已，兩造可以要求官府的裁判。人們

的道德於是乎一大部分成了法律問題。法律可以越出道德的範圍，將蘇格蘭底毒死，將耶穌基督釘

死。法律的網，小魚漏不出，大魚漏出來。法律的經緯，長及於無關於道德的行爲，例如行路的靠左靠

右，進止的綠燈紅燈，均由法律的指定，以爲維持秩序的規則；廣及於無關善惡的準則，例如權衡尺度，均

由國家訂定，法律守護，以爲輔助交易的章程。但是僅有法律而無道德，人們不能有品格，因爲法律可

以禁小人，不能造君子。法律無腳，所以『徒法不能以自行』，因爲『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

息。』法治的背後須有超乎繩墨的善意志，善人格。至於風俗，可以補法律的不足，可以維繫禮儀，節

制行爲，調劑送往迎來，養生送死等事。我們的同胞借錢辦喜酒，欠債辦喪事，請吹打，延僧道，都是風俗

在那裏弄把戲。風俗包括着一時一時的好尚。少女取母親汗血的工資而燙頭髮，窮人餓肚子而穿

西裝，都是好尚在那裏作祟。當然風俗淳良，人們可以雍雍相讓，好尚得宜，可以正直爲人勸，節義爲士

風。風俗風氣的背後仍舊須有善人，須有賢人君子。輿論則能毀能譽，是使人不越規矩的經濟的辦

法。祇是輿論無記性，暫時洶湧，旋即遺亡；且有時鞭長莫及，人可以遷徙而逃出清議的手掌。教育則給人知識，使人明白因果，使人得修習上的訓練。但是教育還是無能的，盲目的，因為教育不能使沉淪的人得重生，盲目，因為教育可以製造更聰明更有技巧的盜賊與梟雄。說來說去，在上帝的審判之下，這個世界終沒有自作的方法制止禍亂，終祇顯得人能制物不能自制的缺陷。講求道德而沒有客觀的基礎，絕對的標準，實踐的力量，究竟的，是枉然的，徒勞而無功的。

基督教的信仰跨着兩個世界。在永恆世界裏，道德以上帝的本性為客觀的基礎，以耶穌基督為絕對的標準，以聖靈的恩助為實踐的力量，以萬彙羣生在耶穌基督裏同歸於一為究竟的目標，有清楚的指示，有莊嚴的光華。但是我們要問現實的世界既是在上帝的忿怒與審判之下，基督教所主張的道德果然行得通麼？信徒在世界上，果然能完全愛上帝愛人，絕對的奉行上帝的旨意麼？

要答覆這個問題，我們須分開純粹的個人與和社會連帶的個人，作差別的討論。世界在罪惡之中，一個忠實的信徒，不能不與罪惡發生間接直接的關係。信徒是耶穌基督的弟子，同時又是國家的國民，對於父母是子女，對於子女是父母，在社會裏是公民，是主是賓，是上司，是下僚。一切是一個關係之網，在關係網裏，不能不受關係的經緯的牽制；不在關係網裏，不能有人的存在，人的生活。信徒受上帝的命令，下受罪惡的包圍，要怎樣纔能完全奉行聖諭而不犯罪惡呢？要怎樣，耶穌基督的救贖纔能在信徒身上發生完全的效用呢？譬如國家有戰爭，若係侵略他國，信徒可以甯受刑罰而不參加。

這樣做，他的父母妻子同受苦難，他可以不顧及麼？他心靈之內若得啓示，當然可以撇棄父母妻子以及自己的性命而遵行上帝的旨意。若不得啓示，應當怎樣做呢？國家若係被強國侵略而有抗戰，信徒又當怎樣行呢？他作基督徒，身跨兩個世界：一個世界拉他往東，一個世界拉他往西；往東則不抗敵而免於殺人，免於殺人而忍看同胞淪於萬劫不復的壓制；往西則抗敵殺人，雖未必能毀拯救同胞，却已盡了本分，竭了心力。東亦是犯罪，西亦是犯罪，又如何而可以完全奉行上帝的旨意呢？縱有絕對的標準，他在相對的世界上，如何能嚴遵照而行呢？若上帝可憐他，使他覺得應當抵抗侵略，他就擡起鎗來殺仇敵，然而所殺的豈不也是上帝的子民麼？殺了豈不也是罪惡麼？他若是純粹的個人，他可以超脫一切而奉行神旨，雖身為奴虜，亦死而不怨。無奈他不是純粹的個人。世界上也沒有純粹的個人。爲他之計，祇有兩善相形取其大，兩善相彰取其小。有所取，取必有惡，在上帝面前，他是背負世界的罪的，祇有在上帝面前俯首認罪，誠求寬恕。又譬如盜賊追人，持刀欲殺，人在信徒面前逃過，逃過之後，盜賊隨到，問信徒說見其人否，往何方去的。信徒應答何言？若指西說東，他即撒謊，得罪了上帝；若說不知，他亦撒謊，亦得罪了上帝。若說真話，盜賊追上了人，殺了他，豈不等於信徒殺人？說了真話也是犯罪，得罪了上帝。若說知而不言，盜賊怒而遷殺於他，他若是純粹的個人，死固無妨，若有父母妻子，死則連累全家，甚至可以使父母妻子因而連帶的死了。那末即說不肯言，亦是罪惡，亦得罪了上帝。左右前後上下四方莫非是罪，不是難乎其爲善人，難乎其爲信徒麼？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祇有從中國聖

賢所說經之不足濟之以權的辦法。孔子曾說：『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孟子反這句話而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雖然這樣，無論如何，他仍舊犯了罪，祇有低頭懺悔，求上帝的可憐。他若無家無室，無有牽連，那末他尚有路可走，祇說他不願告訴，甯願自死，倒可以為世界立義。不過他至終不是一個純粹的個人。以上所提不過是兩個譬喻；此種轆轤之事，觸手皆是，觸目皆是。人自己是有罪的，人的世界更是有罪的；住在世界裏，祇有善取其大，惡取其小的辦法。而善取其大，惡取其小，仍須聖靈的指引。上帝藉着聖靈向人下命令，祇有人親自聽見，親自答覆，完全奉行，便是上帝的恩典。據我們所知的，祇有純粹的個人可以完全不犯罪，與他人牽連的人不能完全不犯罪。祇有懇求耶穌基督的救贖，一時一時的洗滌罪愆。我們深信在無可奈何的世界上，耶穌基督的救贖要繼續不斷地洗滌人，安慰人，救度人。我們也深信祇要人存心完全服事上帝，上帝鑑察，必加恩於心術不虧的人。

以上所論僅及於個人。若論團體，我們還要問它與世界應當作什麼樣的周旋。基督教的團體當然以耶穌基督為絕對的道德標準，所要問的是怎樣遵照這個標準的問題。譬如教會要信徒捐錢，所有的錢，在這世界上無非是不義之財，教會應當受用麼？譬如國家有戰爭，教會是超乎國家的，又是在國家範圍之內的，應當作何種的指引，何種的表示。各宗派的政策不同，所用的方法也不同。團體小可以在某種可能情形之下，逃避世界，作出世的苦修。上帝的旨意，不要人逃避世界，而保全自己的

清潔。逃避世界是逃避責任，是不道德，是犯罪。何況今日的世界已經沒有了清靜山林，沒有了隱遯的桃源。首陽山是周家的首陽山，薇蕨是周家的薇蕨。第二個法子，是作雙重的行為，是羅馬教的辦法。按照這個法則，教會可以分作兩部分，一部分完全服從上帝作修士修女，猶之佛教裏的高僧；一部分入世應接，完全與世界周旋，用世界的方法，犯世界的罪愆，猶之佛教裏的知客僧。依照這個辦法，入世的部分固已犯罪了，那出世的部分，藉着入世的部分保護他們，維持他們，使他們不與罪惡直接交涉，難道果真無罪麼？出世的部分與入世的部分可以完全分家麼？若不能分，那末不犯罪的成功，是依賴犯罪而成功的，安得謂之無罪？安得謂不犯了甚深微妙的罪？況且教皇專制，實行全權，用武斷的方法，判斷真假善惡與是非，製造了機械式的宗教，以個人的主張為上帝的旨意，豈不更在上帝的審判之下麼？

第三個辦法是友愛會的辦法。這個宗派要在世界上實行唯愛主義，反對戰爭，不參加戰爭。在戰爭的時候，有人受刑，有人坐監，被稱為良心的抗惡者。該派許多信衆在戰爭的時候，為紅十字會的護士，為救濟工作的職員與領袖，任勞任怨，不辭勞瘁。然而他們也深深的在罪惡之中。間接的參加戰爭，依然是參加戰爭，參加即是罪。不直接戰爭，似乎是依賴着他人的流血而得自身自由的保障，自己的義依賴他人的罪而成全，即是罪。在極權國家裏，他們不能存在；他們的存在，乃有賴於國家的容忍，並非完全自力謀求的結果，並非完全依託上帝的結果；有賴於有罪的國家，亦即是罪。第四個辦法是將個人與公共的生活分開，使教會全體中每個分子慎作個人的生活，在公家的事情上各自為

計，教會不能指引，不表示策略。譬如信徒做了外交家，自己不撒謊，不欺人，盡各樣本分在代表國家的時候，將自己按下，爲自己的政府作喉舌，像作機器一般。在個人我們不敢議，他必須作自己的決定，受上帝的審判。但是教會不負責任，即是犯罪，不作切實的導引，失去了先知的功能，即是犯罪。教會同時若擔任社會的服務，使整個團體做了服務的機關，不問上帝的審判如何，國家的行爲在道德上的性質如何，教會即不免去失根本，亦不能逃避犯罪的事實。

以上所提個人與團體兩方面，好像暗示着基督教的道德，全備的愛，是必然通行於永恆世界裏，而必不能通行於現實世界裏的。本書並不作這樣的想法。所要提出的是：第一，人是有罪惡的，須要耶穌基督的救恩時時給他作嚮導；世界是有罪惡的，須要深受救恩的信徒與教會向他施感力，作糾正，甚至於挑戰，督責，與鬥爭。第二，基督教的倫理是超越的，根本由上帝本性中垂降的啓示，不是一朝一夕之間，便在不曾得救的世界上行得通的；所以教會與信徒有進攻的責任。第三，基督教的道德是充分的道德，有根基，有標準，有模範，有法律，有權能，有歸宿的，也是可以實行在這個世界上的。人努力實行基督教的道德生活，是戴罪圖功的行爲，是帶着創傷在罪惡中衝鋒陷陣的行爲。鬥士精忠，心中不犯罪，所染的罪污，有如戰場上所受創傷。耶穌基督固然已經完成了救法，已經得了全備的勝利。他所開的是一條又新又活的路。路是開了，行走是我們的責任。我們還沒有得到勝利，還在爭戰之中。若要謀求道德上的成功，我們還得要背着十字架往前直衝。

有幾件事，是必須作的。第一是事事祈禱，懇求上帝的指引，聖靈的援助，叫我們能竭盡知慧與力量，務使每一種選擇不為自私偷安的心理所轉移，每一種決定受過信仰與愛律的批評，經過可能感覺

得到的上帝的准許。第二是信徒在愛中，用謙卑虔誠的心，彼此商討批評，務使所有的抉擇，在可能範圍與上帝的許可中，實行出來。第三是背着十字架準備作犧牲，時刻不忘記信徒所走又新又活的路

是耶穌基督受死復活，由死入生的救贖之路。在個人方面一切的一切是心術正直，靈性裏不給罪惡

留絲毫的地步，一切的一切是不仗自力而憑持聖靈的權能去作的。成功則歸榮耀於上帝，失敗則懺悔求恕，再接再厲，永遠不失望，永遠不灰心。在教會方面是謀求信眾的奮興，謀求信心的增長，熱情的

蓬勃。上帝是烈火，聖靈是火焰，要燒着信眾的心。世界的罪惡是邪火，正在燎原，不可嚮邇。祇有上帝聖壇上的火，燃燒在我們心中，使我們的熱情噴發，有勇敢，有膽量，纔能擊克制邪火，使其化為灰燼。

祇有聖火可以制勝邪火。其次教會要集合各方面有識力有熱心的信徒，詳細討論目前的危難，謀求合乎上帝旨意的對付與解決的方法。一方面要對信眾作切實的指導，一方面要決志不偏不倚，不與

任何政治經濟的勢力相結構，不為任何黨派團體所利用，更不急求教會自身的保存。耶穌基督若求自身的保存決不會走到獨體地去，也決不會成功了救贖的聖工。教會的所以然，是要傳福音，為真理

作見證，是要發先知的聲音，在犧牲裏補足基督苦難的虧闕，而拯救世界。上帝創造世界，是超越的進入世界；上帝話成肉身，是超越的進入世界；上帝在耶穌基督裏舍己受死升天，是超越的進入世界；上帝

的聖靈降臨，引入進入真理，得獲權能，是超越的進入世界。惟有上帝進入世界，纔能使世界脫離罪惡，歸回到上帝的懷裏。全部的基督教就有超越的下降，在世界之內，成功世界的救贖，也就是超越的，永恆世界的道德，下降而進入於現實的世界。教會是基督的身體，信徒是基督的肢體，整個的聖會是一個繼續耶穌基督的，逐漸成形的話成肉身。她的聖工是使超越的基督教的道德，貫注在現實世界之內。話成肉身是基督教的中心事實，中心信仰，中心生活，在人看來是不可能的事，在上帝全知全能全在全愛的運行中，那不可能的竟成了上帝的勝利。基督教的道德要在世界上通行，也似乎是不可能的事，然而上帝將使命加在教會身上，加在信徒身上，要我們移山倒海，做那不可能的事。看哪，罪惡的世界雖然狂妄違逆，却嘆息勞苦，要求救贖；祇有基督教能為世界造一個道德的基礎；祇有基督能救拯救世界出罪惡，而歸回到上帝的懷裏。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九日